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二百一

咎徵第二

南齊安陸王子敬為揚州刺史先是有輦入廣陵城
投井而死又有象至廣陵其後子敬於鎮被害

始安王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尋以
叛誅

成買爲角城戍主與魏軍拒戰于所傷殺無數晨朝
早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

黃文濟爲御史其家齋前種菖蒲忽生花光影炤壁
成五采其兒見之餘人不見也少時文濟被殺

王晏爲驃騎大將軍其父普耀齋前栢樹忽變成梧
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
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梧桐子悉是大蛇就視之
猶未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桐子猶紙內搖動菽菽有
聲晏子德元所居帷屏無故有血灑之晏於北山廟
答賽夜還晏旣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

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此勢不復久也後數日
被誅

崔慧景爲平西將軍假節侍中奉江夏王寶玄圍臺
城有一五色幡飛翔在雲中半日不見衆皆驚怪相
謂曰幡者事尋當翻覆也數日慧景敗

梁王茂爲荊州刺史茂初以元勳高祖賜鍾磬之樂
及在江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
樂旣成列鍾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
諗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旣極矣能無憂
乎俄而病少日卒

王瑩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瑩將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

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以悖逆誅死初譽之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而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武陵王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霍靡可愛狀似蓮花識者曰王敦杖花非佳事也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僉

曰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棟紀僭號各一年而滅

侯景自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將篡奪乃矯詔自加九錫之禮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野鳥翔于景庭上赤足丹嘴形似山鵲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旣篡位所居殿嘗有鴝鵒鳥鳴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討捕焉又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尅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景敗日瘤隱陷肉中又景與領軍將軍王僧辯戰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爲鎮東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卽率
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入羅城又有
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
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
道歸建業
陳周文育爲鎮南將軍討余孝勵爲豫章太守熊曇
朗所害初文育之據三陂有流星墜聲如雷地陷方
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
驚聽之在上下軍人掘得棺木長三尺文育惡之俄
而見殺

侯安都爲鎮北將軍率衆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
王公已下餞於新林安都躍馬渡橋人馬俱墜水中
又坐艣內墜於槽井時以爲不祥軍至郢州與琳合
戰安都敗績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爲琳所囚
後魏南安王禎爲湘州刺史五月至鄴入治日暴風
大雨凍死者十數人禎以旱祈雨于羣神鄴城有石
虎廟入奉祀之禎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
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禎孫中山王
熙後爲湘州刺史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風寒雨凍死
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疋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

又有蛆生其庭後果兵敗而死焉

北海王祥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拜命之夜暴風震雷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覽政也祥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後爲人告謀反免爲庶人會其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以劫出祥密抄名字潛托侍婢通於祥祥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祥手中攬得呈奏至夜守者以聞祥哭數聲而暴死

李元護爲齊州刺史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得其凶

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

爾朱世隆爲尚書令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設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日旦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時世隆封雒平郡

王故呼爲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穆子容窮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二防閤捉儀力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閤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令王着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僮從軍皆帚襦袴褶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鑰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言奴在中詰其虛罔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

一板床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一瓮米奴拂床而坐兼畫地弄瓮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人拂床畫地蹤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爲惡未幾見誅

高肇爲司徒及大舉伐蜀以肇爲將軍都督諸軍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恠異肇出惡言焉及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爲不獲吉還也其後果被誅北齊琅邪王儼爲大將軍錄尚書事鄴北城有白馬

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北浮圖此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廻旋失之數旬反敗

竇泰爲中尉從神武西討爲周太祖所襲自殺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闕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

王琳自梁來奔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爲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于門外之地雲霧起晝晦後爲陳將吳明徹所殺

權會爲著作監知太史局事加中散大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爾暴亡會生平畏馬位望所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斛律光爲丞相封清河郡公爲祖珽所構光將誅其家三鼠常晝見光寢室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三物如黑猪從地出走其穴膩滑大蛇屢見屋脊其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

隋燕榮爲幽州總管坐毒虐賊穢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債出未幾榮死於

冊府元龜卷之二
卷之九百五十一
蛆出之處

齊王暕大業中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而壞廳事楸中折識者以爲不祥及從幸江都因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囊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意甚惡之尋爲宇文化及所害堯君素大業中爲河東通守唐公義師攻之歲餘不尅時白蛇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唐劉文靜高祖武德初爲戶部尚書其家中妖怪數見文靜弟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月之下披髮銜刀爲厭勝之法其愛妾失寵以狀告其兄上變誅死齊王祐太宗貞觀中爲齊州都督以謀逆詔還京師賜死祐未反前數月於齊中晝坐忽見一人云災厄甚逼可脩福以禳之言訖而滅祐但令多設佛齋餘無後悔祐又好養鴨忽有野狸入籠中齧四十餘鴨皆斷其頭及敗同惡而誅者四十四人曹懷舜高宗永隆中爲定襄道副總管初軍至碧綠泊軍始爲營營內忽有泉水大如車輪又遇大風飄拆懷舜寢帳衆皆惡之俄爲突厥所敗越王貞爲豫州刺史則天垂拱中貞子博州刺史琅

邪王冲據博州舉兵貞應之貞嘗遊於城西水門橋
臨水自鑑不見其首心甚惡之未幾而及禍
寧王憲玄宗天寶初寢疾是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
時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胄
也憲見而嘆曰此俗謂樹稼也諺云樹稼達官怕必
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數日薨
揚慎矜天寶五載爲御史中丞爲侍御史王鉷所構
縊殺之初慎矜至温湯正食忽見一鬼物長丈餘朱
衣冠憤立於所扇後慎矜叱之良久不滅以熱羹投
之乃滅無何下獄死

元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居長壽坊代宗大曆四年
九月己卯有猛虎入城止於載私廟命金吾將軍薛
岌射生將軍皓發弩手射殺之以獻十二年載被誅
毀其私廟木主

李希烈爲淮西節度使德宗建中初希烈于唐州得
象一頭以爲瑞應又上蔡襄城獲其珍寶乃是爛車
缸及滑石僞印也尋而希烈死

朱泚爲盧龍節度使留京師建中四年七月涇原兵
反迎泚爲主泚自號其宅曰潜龍宮悉移內庫珍貨
瓌寶以實之識者曰易稱潜龍勿用此敗徵也未幾

百姓剽奪其珍寶泚不能禁止尋而泚敗

韋執誼順宗卽位初爲尚書左丞平章事執誼自卑官嘗忌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諸職方觀圖每言嶺南州執誼遽命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看七八日試就看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及貶負外司戶果得崖州

劉闢爲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府行軍司馬闢嘗病見問疾者皆以手據地倒行入闢口闢因饑裂食之唯盧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相睦卒以同惡族其家

高駉爲淮南節度使僖宗光啓元年冬府衙應門之內有隋朝大屋數間蓋舊行臺也古老謂之中書門雖制度朴拙梁棟甚堅忽一日自壞識者曰故事中武德初始畢可汗牙帳破高祖問侍臣曰此兆何也蕭瑀曰昔魏文帝時許昌門無故自壞文帝惡之卽其驗也蕭瑀上言之後明年四月始畢可汗果死而駉之府庫此時輒壞則知非其祥也又明年七月有蝗行而不飛自郭西浮濠水緣城而入飛至駉道院之中驅撲不止凡松竹之屬一夕如翦所懸畫像皆

齧去其頭數日之後又相食啗至九月暴雨初霽溝
竇中忽有小魚其大如指蓋雨魚也占者曰有兵喪
十月有大星隕于延和閣前聲若奔雷洞炤一庭自
十一月雨雪至三年二月昏霧不解或曰下謀其上
是時糧食騰貴殆逾十倍寒僵餒仆者日有數千棄
之郊外及霽而遠坊靜巷爲之一空至三月駢有寄
諸從事詩末句云人間無限傷心事不得樽前折一
枝蓋亡滅之兆也駢果爲畢師鐸所殺

梁成汭唐末爲荆南節度使時鄂州杜洪爲淮南楊
行密所襲汭出師援之造一巨艦三年而成號曰和

載艦上列廳所司局有若府署之制又有齊山截海
之名其宏廓可知矣及沿流東下未及鄂渚而澧朗
之軍突入江陵俘掠殆盡汭之兵士咸顧其家皆無
鬪志而淮寇乘之縱火以燔其艦汭投江而死又澧
朗之軍旣襲江陵一城士女僧道工巧皆俘載而去
則和州載之名亦前定也

安王友寧太祖兄子唐末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與青
州王師範戰于石樓王師小却友寧旁自峻阜馳騎
以赴敵所乘馬蹶而仆遂沒於陣友寧將戰之前一
日有大白蛇蟠於帳中友寧心惡之旣而果遇禍焉

楊師厚爲魏博節度使封鄴王於黎陽採巨石將紀德政以鐵車負載驅牛數百以拽之所至之處丘墓廬舍悉皆毀壞百姓望之皆曰碑來碑來及碑石纔至而師厚卒魏人以爲悲來之應

後唐張文禮爲鎮州牙將害其帥王豁而自爲留後未幾舉家咸見鬼物昏瞑之後或歌或哭又野河色變如血遊魚多死浮於水上識者知其必敗尋而疽發背死

王處直爲定州節度使嘗自頌功業爲德政碑建樓於衙城內言有龍見其中人或覩之其狀黃么蜥蜴也而不畏人處直以爲神異造龍床以安之又城東麥田有鵲數十頭平地共巢處直以爲已德令人守之識者竊論曰虫蛇陰物比藏山澤今據屋室人不得而有也鵲巢於樹固其所也今止平地失其所也南方爲火火主禮禮壞則羽虫失性以文推之上失其道不安之位果廢處直

朱繼麟爲河中節度使先是河中衙城闌者夜見婦人數十袷服靚粧僕馬炫耀自外馳騁笑語趨衙城闌者不知其故不敢詰至門排騎而入旣而扃鑰如故復無人跡乃知妖鬼也又繼麟夜登逍遙樓哭聲

四合詰旦訊之巷無喪者隔歲乃族誅

張遵誨爲客省使自以歷位尹正與樞密使安重誨素亦相款衷心有望於節鉞及郊禋畢止爲絳州刺史鬱鬱不樂離京之日白衣乘馬於隼旗之下至郡無幾而卒

晉鄭阮初仕後唐爲趙州刺史嘗以郡符取部內凶肆中人隸其籍者遣於青州昇喪至治郡人憚其遠願輸直百緡以免其行阮本無喪卽受直放還識者曰此非吉兆也未幾改曹州刺史爲政愈弊高祖建義人維爲本州指揮使石重立所殺舉族無孑遺

劉頎爲鴻臚卿留司洛下嘗於水南治第有古墓在其下因發之其棺柩遺骸棄於雒水俄而疾作舉家相繼卒焉

程遜爲太嘗卿奉使吳越仲秋之夕陰暝如晦遜嘗爲詩曰幽室有時聞鴈叫空庭無路見蟾光同僚見之訝其詩語稍異及使迴遭風水而溺焉

史翰爲滑州節度使白馬河決翰自祭之見一犬有角浮於水心甚惡之後數月遘疾而卒

安重榮爲鎮州節度使初後唐清泰中董溫琪爲鎮帥於城之諸門各鑄二鐵人虬髯拱立以抱其闕衆

謂之鐵胡重榮未舉兵前東門忽墮一鐵人頭不知其故也聞者懼乃託以爲暴風吹巨扉所落重榮小字鐵胡心惡之不復窮問又饒陽令劉巖送一水鳥文有五色重榮畜於後潭以爲鳳雛遂有異志漸恣奢僭用玉爲魚袋將謀逆也復爲鐵鞭重數斤密令人自外獻之蓋惑衆冀成非望也又鎮之牙署堂前有揭幡長竿約數十尺重榮將叛之前一日張弓弩仰望竿杪銅龍之首謂左右曰我若必有天命則當一發而中果中之左右卽時拜賀蓋禍之來也陰必惑之以至於敗焉

李金全爲安州節度使有親吏胡漢筠者金全愛之甚篤已亥歲府署之竹一夕而花城孺之麥方斡而秀大露晦冥之中則化爲宿草郡樓有介虫如龜而巨鱗銳首能陷堅出於金全足下漢筠取而焚之所乘馬人立而言庚子年正月赤雲如煙蒙冒其境中有素光如矛戟之狀南北交錯及城有夜妖金全心惡之及牛全節除安州節度金全送款于淮夷至是而竄妓樂車馬珍奇帑藏皆爲僞將李承裕所奪與其黨數百人束身夜出曉至汶川引領北望泣下而去

景延廣爲侍衛都指揮使開運三年冬契丹渡澆水
詔遣屯孟津將戒途由府署正門而出所乘馬騰立
不進幾墜於地乃易乘而行時以爲不祥之甚也延
廣後爲虜所殺

桑維翰爲開封尹會秋霖經月不歇一日維翰出府
門由西街入內至國子監門馬忽驚逸御者不能制
維翰落水久而方蘇或言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
之果爲張彥澤所害

李濤爲平章事乾祐元年三月中書厨釜鳴者三不
數日又鳴者三俄又鳴者三俄又鳴者一其聲甚異
至是濤罷免楊雄謂之鼓妖近類此乎

史弘肇爲侍衛親軍都督指揮使其第數有怪異嘗
一日於堦砌隙中有煙氣蓬勃而出禍前二日昧爽
有星落於弘肇前三數步如迸火而散俄而被誅
湘陰公贇爲徐州節度使乾祐元年八月中有雲見
五色又冬杪有鳥翔集於鮮碧堂庭樹黃質朱喙金
目青翼紺趾玄尾鸚鵡許大衆莫能識竟不見飲啄
有賓佐間嘆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夾旬而不知所
止及郊迎馮道常所乘馬比甚馴服至是忽蹄齧奔
逸人不可制乃以他馬代之時以爲不祥又傳太后

誥之際馮道笏墮於地左右皆惡之將離彭城嘗一日天有白光一道自西來炤城中如晝有聲如雷時人謂之天裂又有巨星墜於徐野殷然有聲或謂之天狗後贇果廢死

周王峻爲樞密使初降制除青州有司撰製旄節以備迎授前之夕其旄節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安重誨授河中節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陛忽然隱起如堆又夢被官府追攝入司簿院旣寤心惡之以是尤加狂躁尋被誅死

馬裔孫爲太子賓客分司在維未疾前白虺緣于庭槐驅之失所在裔孫感賦鵬之文作槐虫賦以見志未幾暴卒

王殷爲鄴都留守以太祖郊禮入覲令爲內外巡警有震王之勢人頗憂之太祖力疾坐滋福殿降制流竄入都城乃命殺之衆情乃安是歲鄴城寺鐘懸絕而落又火光出幡竿之上殷之入覲都人餞之離亭上馬失鐙翻墮於地人訝其不祥太祖尋令澶帥鄭仁誨之鄴殷次子爲衙內指揮使不出候謁誅之遷其家屬於登州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二百二

忌害 交構 交惡

忌害

行近於名藝放於利近名則多忌放利則多害誠先民之共患也大道既隱推讓多缺至有處乎先則抑其後居乎下則攻其上忘兼容之戒起自私之謀患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二

埶已之寵惡高衆之技讒之未勝則浸潤以取信力之不足則朋附以合勢造構其端媒蘖成罪或緣疑微而成狀或伺不意而竊發甚者至於戕害次亦不免疏棄何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而至於此乎蓋夫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良可以太息者已

鮑牧國夏高張皆齊大夫也齊景公尊穰苴爲大司馬已而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

公叔魏武侯時尚公主爲相時吳起爲西河守甚有有聲名公叔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

李醯爲秦太醫令時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

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目耳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龐涓仕魏爲惠王將軍初涓與孫臏俱學兵法涓既事魏惠王爲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至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

李斯楚上蔡人入秦爲廷尉斯與韓非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親信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蜀陳祗爲尚書令龐統子宏字巨卿剛簡有臧否輕傲於祗爲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

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目耳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醢自知技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龐涓仕魏爲惠王將軍初涓與孫臏俱學兵法涓旣事魏惠王爲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至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

李斯楚上蔡人入秦爲廷尉斯與韓非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親信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蜀陳祗爲尚書令龐統子宏字巨卿剛簡有臧否輕傲於祗爲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

晉馮統得幸武帝爲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羊祜貞慤心無私疾惡邪佞統與荀勗之徒甚忌之孔顥爲文帝相府參軍魯國唐彬以州別駕奉使詣相府僚佐稱之於帝薦爲掾屬帝問顥顥忌其能不容後辟爲鎧曹帝甚重之他日謂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

荀勗字公曾潁川人歷中書監張華將舉著作郎陳壽爲中書郎勗忌華而疾壽遂諷之部遷壽爲長廣太守壽辭母老不就

虞預爲著作郎時王隱撰晉史預亦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于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預旣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

宗澹爲荊州別駕王敦使從事中郎郭舒守武昌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密以白敦敦不授高官

南齊王秀之爲隨王子隆長史子隆鎮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文學謝朓以文才尤被賞愛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勅曰侍讀虞雲自宜嘗應侍接眺可還都眺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嘗恐鷹隼擊秋

菊委嚴霜寄言芻羅者寥廓已高翔

梁朱屏爲鎮軍時徐摛爲太子家令應對明敏高祖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屏不說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臥治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

後魏游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爲秘書監因議論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

袁翻累遷都官尚書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

美見稱先達以著作佐郎邢劭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雜中貴人拜職多憑劭爲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翻與劭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劭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傭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劭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

許彥嘗師事王早明陰陽尤善風角宣武甚喜之早苦以疾久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已故譎令歸耳

北齊顏之推武成河清末領中書舍人帝甚加恩接

顧遇逾厚爲勲要者所嫉嘗欲害之

隋蘇夔爲太子洗馬以鍾律自命萬寶嘗妙達鍾律夔尤忌之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嘗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嘗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嘗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爲可以行矣寶嘗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遂寢

劉暉爲太史令時張胄玄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焯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叅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繇是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帝異之令楊素與術數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之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四五焉

宇文述爲左衛大將軍煬帝大業中與御史大夫裴蘊黃門侍郎裴矩等皆受詔叅軍選事多納賄賂士流嗟怨楊恭仁爲吏部侍郎獨雅正自守不爲蘊等所容繇是出爲河南道大使討捕盜賊

唐杜伏威與輔公祜少相愛狎公祜年長伏威每兄

事之軍中咸呼爲伯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潛忌之僞署其養子闕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推公祐爲僕射外示尊崇而陰奪其兵權公祐知其意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遊仙僞學道辟穀以遠其事竇軌爲益州刺史時韋仁壽爲南寧州都督軌害其功託以蜀中山獠反叛未遑遠畧不時發遣經歲餘仁壽卒

溫彥博爲御史大夫李靖旣擒突厥頡利可汗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謂云隋將史

萬歲破達顯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勲詔加左光祿大夫賜絹千疋真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爲懷賜帛二千疋拜尚書右僕射李敬玄爲中書舍人朱敬則以詞學擅名與左史江融尚書左僕射魏元忠特相友善咸亨中高祖聞而召見與語甚奇之將加擢用爲敬玄所毀遂授洹水尉

劉栖楚爲京兆尹有規覲相位之意戶部侍郎崔元畧方在位次對又多遊裴度門栖楚恐礙已以計摧

之乃按舉山陵時錢物以汚之

後唐周玄豹本燕人初為僧後歸俗天祐中馮道自

劉守光府掾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重其文章履行

甚見待遇時玄豹善人倫之鑒與道不合謂承業曰

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管記廬質聞之曰我曾見

杜黃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

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尋薦為霸府從事

段徊為樞密承旨時與唐尹張憲位望既高郭崇韜

將兵征蜀以手書告憲曰允中張憲字允中避事久矣余

受命西征已奏還公黃閣憲報曰庖人之代尸祝所

謂非吾事也時徊當權任事以憲從龍舊望不欲憲

在朝廷會孟知祥鎮蜀川選北京留守徊揚言曰北

門國家根本非重德不可輕授今之取才非憲不可

趨時者因附徊勢巧中傷之又曰憲有相業然國祚

中興宰相在天子面前得失可以改作一方之事制

在一人惟北面事重乃授憲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吏

部尚書太原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

交構

讒言亂國詩人之所惡見利忘義君子之不取戰國

而下長是厲階莫不騁離堅合異之辯成以白為黑

之說是非紛揉邪正淆混惟聽覽之不至則禍亂之隨作繇是害賢蠹政交兵構難觸類而長不可徧舉得非稟邪沴之氣受陰狡之性狂簡日恣顛越無悔垂諸編簡貽誚於後者乎

齊公孫閱見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取相印封成侯後忌子與田忌不善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於威王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强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

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成侯不勝而出犇

漢谷永為安定太守明帝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帝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

下胡亞切宜在上將从矣

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
早薨系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系古累字累親疏謂積累其次而計之

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

能褒揚萬分言萬分之一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屬近也音之欲

反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

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

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太伯王季之兄

也讓不為嗣而適吳越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博覽者參

之其詳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

受領城門職繇是譚音相與不平

後漢陳珪為沛相初袁術遣韓裔以僭號事告呂布

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

從為難未已於是珪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

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

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

在塗乃追還絕婚執裔送許曹操殺之珪欲使子登

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

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

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

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

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杙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食人公曰不如卿言如養鷹饑卽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魏楊脩與陳思王植爲友時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脩遂以交構賜死

晉李含爲河間王顥長史顥殺前安西參軍夏侯奭送齊王冏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衆赴倫皆其謀也後顥聞三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統督護席遠等鐵騎廻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爲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顥顥慰撫之甚厚含諫顥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顥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顥和釋之後含被徵爲翊軍較尉時商參齊王冏軍事而夏侯奭兄在冏府稱奭立義

被西藩枉害舍心不自安罔右司馬趙驥又與舍有隙罔將閱武舍懼驥因兵討之乃單馬出奔于顓矯稱受密詔顓卽見之乃說顓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沙因傳檄以加罪則罔可擒也旣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顓從之遂表請討罔拜舍爲都督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雒陽舍屯陰盤而長沙王又誅罔舍等旋師初舍之本謀欲并去又罔使權歸於顓舍因得肆其宿志旣長沙勝齊顓穎猶各守藩志望未允顓表舍爲河南尹時商復被又任遇商兄重時爲秦州刺史舍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顓自舍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慮重襲已乃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蓀黨顓請詔重還商說又曰河間之奏皆李舍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前舉繇舍之謀又乃殺舍

郭猗爲劉聰中宮僕射劉聰以弟又爲皇太弟猗等皆寵幸用事靳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猗有憾於劉又謂聰子粲曰大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

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
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
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
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
大將軍爲皇太子又許衛君爲大單于二王已許
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
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
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
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
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讜作難事淹變生宜早
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
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
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
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
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
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
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
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
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惇大懼叩頭
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

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卽答曰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誑僞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準準從妹爲父孺子淫於侍人父怒殺之而屢以朝準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若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欲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旣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觀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

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後遂廢又
宋劉湛爲太子詹事殷景仁遷尚書僕射湛代爲領
軍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尚
居外任會王弘華曇首相繼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叅
政事湛旣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
其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
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元嘉十二年景仁
復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恕故尋復以僕射領吏
部護軍如故湛愈忿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
文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
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不見許使停家養病發詔
遣黃門侍郎省疾湛議遣人若劫盜者于外殿殺之
以爲太祖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景
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爲護軍府密邇宮禁
故其計不行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禮綢
繆及晚節驅煽義康凌轢朝廷帝意雖內離而接遇
不改景仁臥疾者五年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
寢疾旣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
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小床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
皆委之

謝靈運爲太子左衛率廬陵王茂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嘗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構煽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

唐武昭者本陳留人性險誕元和中王師討淮西以策謁丞相裴度及度都督軍因得署軍職至郾城又遣昭使蔡冠懼之以兵而昭神色不變益奇之後至太原奏爲石州刺史無何昭除王府官以地散鬱悒日與李涉弟彙在長安中以義俠相許是時宰臣李逢吉李程不叶而此輩皆乘隙集已玄遊其門李仍叔素依附李程知昭不得志易以鼓怨亦誑昭云程欲與昭官爲逢吉所阻昭果恨怒與劉審及張少騰潛說謀害逢吉之計後審乃以昭之言告於張權輿權輿遂告逢吉召審求其狀因令弟彙致昭到所居之第深相結納而疑怨之意並息居數月少騰漏於再榮再榮遂以狀密告因成其獄伸言於逢吉爲近從子當此際亦欲助逢吉以傾程乃陰戒弟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死彙曰寃死甘心誣人以自免所不爲也初逢吉之遇弟彙甚厚嘗與彙書云足下當字僕曰自求僕字足下曰利見文字往復畧無虛日其間參謀議之密受金帛之賜不宜示於

衆者近十餘幅異哉逢吉與程俱在相位而日與闒茸微類如此欵密旣明具詞皆牽連天下之人無不指笑

晉孟承誨爲閤門副使累遷宣徽使官至簡較司空太府卿右武衛大將軍少帝嗣位以植性纖巧善於希旨復與權臣宦官密相表裏凡朝廷恩澤美使必承詢爲之

漢高從誨爲荆南節度使乾祐元年遣人押送朗州馬希萼奏事官沈從進至京師乞加恩命希萼初與潭州馬希廣爭立希廣用歐弘練張仲荀謀厚賂朝廷請不行朗州恩命及從誨革面自新又援引希萼求通於朝蓋欲離間潭朗成其覆亡之禍也朝廷知其意累降詔示諭又詔希萼希廣和解之又云乾祐三年湖南馬希廣上言臣當道去九月內量發兵士往朗州招安戶民不料偶失威嚴遂中姦便須謀補卒爰議班師朗州自聞當道抽退已來狂謀益甚又探得荆南繼差人下淮南與廣州三處結構荆南欲取澧朗州廣南攻桂州淮南欲取湖南兼卽日淮南支鄂州管内租稅衷私令荆南供給朗州且如山結連可知事勢其朗州已入附於淮甸又納欵於荆南

興破家亡國之心作瓜剖豆分之勢兼誘草賊燒却
近封顧基扃而危若綴旒視黎庶而困於塗地弦衰
柱促言發涕流伏乞聖慈念以臣四世勤王三面受
敵欲興師旅動礙寇讎望特降絲綸聊差貔虎亦知
朝廷北面托落分兵處多故不敢大段撓于兵力只
乞差借許蔡卿軍三五千人馬一千騎內得王師二
千來人夾帶南渡只到澧州屯駐以斷淮南與荆南
援助之路不勞血刃只仗朝廷則當道出兵不難尅
復安危繫慮翰墨難窮庶回雷電之光以救盪平之
捷謹差押衙焦文諫馳奏披瀝以聞

後贊為飛龍使乾祐末宰相楊邠侍衛親軍使史弘
肇執權贊以从次未遷頗懷怨望乃與樞密承旨聶
文進等構變及難作贊與同黨更侍帝側剖判戎事
且防間言北郊兵敗贊竄歸兗州慕容彥超執之以
獻有司鞠贊伏罪周太祖命誅之

周齊藏珍行濠州刺史及張承德與李重進互有間
言藏珍亦嘗游說於重進洎壽陽兵回諸將中有以
藏珍之言上奏者世宗怒因急召赴闕至是以其冒
稱簡較官因以斃之蓋不欲暴其惡跡也

交惡

夫良士之入官也故當秉至公之誠蘊好賢之志同
 享君祿共熙庶政而恃之者交懷忌前之心惟圖自
 安之計以已長而格物或素貴而驕人戾其情好發
 彼陰伏論交既定因賄財而輕絕位在已上乃讒構
 而被絀豈惟小人之逞志信乃有國之不幸秦誓曰
 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遠
 哉斯言可以戒也

魯季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
 公山不狃止之不狃為季氏宰其後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

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繇此益輕季氏

漢袁盎為吳相王厚遇盎盎素不好晁錯錯所居坐
 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

朱買臣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
 助俱侍中費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

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
 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

坐床上弗為禮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為音于偽切買臣怨嘗欲死之

欲死以害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帝亦誅買臣

戴長樂為太僕而光祿勳楊惲性刻害好發人陰伏
 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繇是多怨於

朝廷與長樂相失憚卒以是敗也 卒終也

後漢孔融為少府時曹公忌融御史大夫山陽郗慮字鴻豫少受學于鄭玄獻帝嘗時見慮融問融曰鴻豫何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離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穆曹操以書和解之

許邵字子將汝南平輿人為郡功曹邵邑人李達壯直有高氣邵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此少之

魏徐宣廣陵人也與同郡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

孫禮涿郡人位至司空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為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畧齊

盧毓為僕射典選舉疾病遜位為司空

空 薨

蜀楊儀為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遥署弘農太守

吳孫綝輔政遷大將軍初孫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受節蓋平九官之事綝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殺惇慮服藥死

晉牽秀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與妻秀即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以譏詆外戚於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繇是而損遂坐免官

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美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繇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輒灑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嘗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懷祖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繇汝等不及坦之故耶

前秦王猛苻堅時為司徒錄尚書事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繇之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勲於苻氏負氣倨傲眾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

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僚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婿也婿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因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廡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

宋劉瑀爲左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

顏師伯爲尚書僕射時廢帝失德與尚書令柳元景潛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時沈慶之亦預朝政而師伯不與之叅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能預政事慶之聞而切齒乃洩其謀尋伏誅

南齊桓僖伯爲直閣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勢凌之後出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爲益州刺史謂僖伯曰每憶昔日俱在閣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誣其罪馳信啓之入輒遣蕭寅代僖伯爲郡僖伯亦別遣啓臺閉門待報寅以兵圍之齊明帝輔政知其無罪不欲乖文和乃勅僖伯解郡還爲寅軍所攝束手受害

梁謝超宗爲義興太守王瑩代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旣還問瑩於其父懋懋言之於朝廷以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

後魏于烈宣武帝時爲領軍將軍咸陽王禧惡其剛直出爲嘗州刺史烈不願蕃牧頻表乞停輒優答弗許烈乃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固辭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爲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平隨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

房法壽初爲清河太守王玄邈司馬起兵討崔道固及道固歸宋乃罷兵道固慮法壽扇亂百姓遂切遣之而法壽外託裝而內不欲行會從弟崇吉在叔城爲慕容白曜所破母妻沒於白曜軍崇吉還舊宅法壽與崇吉年志粗相諧協而親則從祖兄弟也崇吉以母妻見獲託法壽爲計法壽旣不欲南行恨道固逼切又矜崇吉情理時道固以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郡事戍盤陽法壽遂與崇吉潛謀襲靈賓克之仍歸款于白曜以贖母妻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自大山南入馬耳關以赴盤陽還崇吉母妻

北齊魏收爲中書監孝昭重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陽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詔誥收留在鄴蓋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及除祖班爲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勣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列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

劉逖武成時爲儀同三司武成殂出爲江州刺史祖珽執政徙爲仁州刺史祖珽旣出徵逖待詔文林館

初逃與祖以文義相得結雷陳之契又爲弟俊媾珽之女珽之將免彥深等也先以告逃仍付密啓令其奏聞彥深等頗知之先自申理珽繇此疑逃告其所爲及珽被出逃遂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
隋李渾字金才太師邠國公穆第十子初以國賦之半許其妻兄宇文述得奉穆嗣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恚之因醉乃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爲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亦知其言繇是有隙

唐楊纂貞觀中爲吏部侍郎副特進蕭瑀爲河東道巡察大使與瑀不叶屢相表奏瑀因以獲罪纂拜尚書右丞

崔隱甫爲河西尹張說爲相素與崔日用友善說薦之奏請授御史大夫玄宗不許遂以爲左羽林衛大將軍而以隱甫爲御史大夫隱甫繇是與說不叶

吳通玄貞元初召克翰林學士遷啓居舍人知制誥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等同視草陸贄富詞藝時承德宗重顧經歷艱難通玄弟兄又以東宮侍上繇是爭寵頗相嫌恨贄性褊急屢於上前短通玄又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祇自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于禁中草書詔因在翰林院待

進止遂以爲名奔播之時道途或預除改權令草制
今四方無事百揆時序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學
士之名理須停寢贊以通玄援引朋黨於禁中叶力
排已故欲廢之德宗不許會贊權知兵部侍郎知貢
舉乃正拜之罷內職宿皆通玄諧之

後唐郭崇韜與李紹宏同爲內職及莊宗卽位崇韜
以紹宏素在已上舊人准制卽奏澤潞監軍張居翰
同掌樞密以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大失所望泣涕憤
鬱崇韜乃置內勾使應三司財賦皆令勾覆令紹宏
領之冀塞其心紹宏快恨不已

聶嶼爲鄴都留守判官與呂敬怡呂夢奇不足又改
河東節判及至嘗鄙其土風薄其人士或達於安重
誨值敬怡入司密勿與夢奇同構殺之

周李溫美爲衛尉少卿廣順三年七月責授房州司
戶叅軍溫美家在青州壽光縣先充祭海使便道歸
家其家人與本縣主稅吏馮繼勳交惡溫美具事條
白節度使苻彥卿言商稅不公請下獄鞠劾繼勳又
言溫美私過彥卿具奏及溫美下臺推劾伏罪馮繼
勳配流環州溫美貶房陵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二百三

傷感 不遇 困辱

傷感

稟於命而靜者人之性感於物而動者性之欲故所感者深則悲憤之氣應而噍殺之聲作矣觸類而長其徒實繁若乃周覽故墟追懷古道惜賢者之軼軻

痛嘉會之齟齬思色養而親不待冀忠事而君靡察
以至流離世故契濶家難慘祛遠別之始覩物舊游
之地莫不含酸茹恨託辭流詠潺湲而出涕慷慨以
興歎斯亦志士仁人之所為者已

周箕子武王時以商太師封於朝鮮而不臣其後箕
子朝周過故殷墟城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
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為麥秀之詩以歌詠之

孔子為魯大夫與於蜡賓 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亦祭宗廟
時孔子在魯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歎 觀闕也
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

偃在側曰君子何歎 言偃孔子弟子游孔子曰大道之行也
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
者逮及也言不及見志謂識古又伯牛有疾 伯牛弟子冉耕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曰亡之命
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再言
痛惜孔子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聖人

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顏淵死子曰噫天
傷其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
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 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為
夫子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加姓者重終也麟

之證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加姓者重終也麟
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又曰孰為來哉孰為來

哉反袂拭面涕霑袍又孔子蚤作作起也負手曳杖消

搖於門欲人之怪已歌曰泰山其頽乎泰山衆山所仰梁木其壞

乎梁木衆木所放哲人其萎乎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

不既歌而入當戶而坐蚤坐急見人也子貢聞之曰泰山其

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

子殆將病也覺孔子歌意殆幾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

遲也坐則望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

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

上則猶賓之也以三王之禮占已夢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

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是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為凶象疇發聲

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八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蓋寢疾七日而沒明聖人知命

臯魚不知何許人也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

之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于道傍孔子

避車而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臯魚曰吾失

之三也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

吾志簡吾事不事庸君失之二也少擇交游寡於親

友老而無託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

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見者親也吾

冊序元龜

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

吳起仕魏為西河守治西河之外王錯譖於魏武侯

使人召之起至於岸門岸門 邑名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

而下其僕謂起曰竊觀公之意視舍天下若舍屣今

去西河而泣何也起雪泣應之日子不識也君始知

我而使 我畢能秦必可亡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

之言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魏國從此削乎

起果去入楚有間西河入秦

漢賈誼維陽人楚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誼為長

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司馬遷為太史令遷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

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

為人

李陵為騎都尉降匈奴昭帝時蘇武歸漢陵與武別

置酒起舞歌曰徑萬里今渡沙漠為君將今奮匈奴

路窮絕今矢亦摧士眾滅今名已頽老母已死雖欲

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

揚雄蜀郡成都人少而好學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

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

也後至侍郎

劉向本名更生元帝時為給事中宦者石顯誣譖太
中大夫給事中張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
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擿謂指發之也依與古事悼

已及同類也與謂比喻也

後漢梁竦字叔敬兄松為太僕免官懷怨望飛書誹
謗下獄死竦坐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
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騷
賦繫玄石而沈之

楊終蜀郡成都人永平中為較書郎坐事徙於北地
望松縣而母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
之詩以舒其憤也

許慶字子伯家貧為郡督郵慶嘗與友人談論漢無
統嗣幸臣專執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
時稱許子伯哭世

蜀廖理救切立為長水較尉諸葛亮表立疵毀衆臣廢
立為民徙汶山郡躬率妻子耕植自守聞諸葛亮卒
垂涕歎曰吾終為左衽矣

李平本名寧為前將軍建興九年諸葛亮軍祁山平
督運事運糧不繼平遣叅軍狐忠喻指呼亮來還亮
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糧饒足何以便歸

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亮表廢平爲民徙梓潼郡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嘗望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晉嵇康仕魏爲中散大夫恬靜寡欲寬簡有大量與呂安友善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後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與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

阮籍爲步兵較尉任性不羈時率意獨駕不繇徑路車迹所窮輒痛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宰山望京邑而嘆於是賦豪傑詩

王戎爲司徒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昔魏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庾敞字子嵩爲陳留相永嘉末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鷦賦以豁情猶賈誼之鵬鳥也

周顓字伯仁元帝鎮江左請爲軍諮祭酒王導初過江每至暇日與人士相要出新亭飲宴顓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衆皆相視流涕

羊祜鎮荊州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繇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爾

愍懷太子旣爲賈后所害其後立愍懷太子子臧爲太孫之東宮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收泪焉王承爲東海太守尋去官東渡江旣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

殷浩爲中軍將軍以軍亂廢爲庶人徙于信安縣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羊曇太山人知名士也爲謝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繇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歸唱樂不覺

至州門左右白之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
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
哭而去

習鑿齒爲大司馬桓溫別駕忤溫旨左遷戶曹叅軍
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
以坐越舅右屢經陳溫後激怒旣盛乃超拔其二舅
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溫弟秘亦有
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旣罷郡歸與秘書曰吾
以去五月三日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歡情痛惻之
事故非書言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
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鷄之聲北臨樊墟
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
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
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
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
星列滿目瓌瓌嘗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
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於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
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
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我想其爲人况相去之不遠
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

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
桓温爲征討大都督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
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
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後趙石韜季龍子也封秦公韜素知天文觀黃黑雲
貫日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於京
師不知誰寔當之是夜韜讌其僚屬於東觀樂奏酒
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嘗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
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
流涕左右莫不歔歔

宋毛修之爲安西司馬没于後魏爲尚書後朱修之
繼没亦爲太武所寵脩之相得甚懽問修之南國當
權者爲誰修之答云殷景仁修之笑曰吾昔在南殷
尚幼我得歸罪之日便應中鞞到門耶經年不忍問
家消息久之乃訊訪修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
自處爲時人所稱修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
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

沈璞爲盱眙太守元嘉三十年元凶之立璞乃號泣
曰一門蒙殊嘗之恩而逢若斯之運悠悠上天此何
人哉日夜憂歎以至動疾會元凶逼令送老弱還都

璞性篤孝尋聞尊老應幽執輒哽咽不自勝

梁沈約初仕齊爲文惠太子家令武帝時爲尚書令領太子少傅嘗侍讌有奴婢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日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

何裔累遷左民尚書後辭職去初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克並葬吳西山裔家世年皆不永惟祖尚之至七十二裔居於秦望山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淒愴

陳江總爲尚書僕射與鄱陽王伯山長子君範友善國亡君範與宗室王侯從後主入關至長安隋文帝並配於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至是總贈範書五言詩以敘他鄉離別之意辭甚酸切當世文士咸諷誦之

後魏劉昶宋文帝之子也前廢帝子業立懼禍來奔尚平陽長公主拜侍中昶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皆歛容涕泗悲慟左右後太和中孝文遣諸將南征路經徐州哭拜母墓舊堂哀感從者乃遍循故居處隕涕左右亦莫不辛酸及至軍所將欲臨陣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

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感嘆太和十七年春孝文臨
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涕不
已因奏曰本朝淪喪艱毒備罹冀恃國靈釋臣私恥
頓首拜謝孝文亦爲之流涕禮之彌崇

蕭綜梁武帝之子也梁封豫章王自徐州奔魏不得
志嘗作聽鳴鍾悲落葉辭以申其志當時見者莫不
悲之

董紹爲賀拔岳開府諮議叅軍永熙中岳携紹高平
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渴飲出黃河寧謂
胡闕下復聞楚客歌後爲宇文黑獺所殺

元暉業景皇帝之玄孫孝靜帝時以時運漸謝不欲
圖全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
路阻狐兔鬱縱橫

宋道璵爲京兆王愉法曹行叅軍愉反逼道璵爲官
臨死作詩及挽歌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璵又曾
贈著作佐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
當門病道璵旣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

北齊廣寧王孝珩國亡至長安爲開府縣侯後周武
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
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

武帝乃止

後周薛澄本河東汾陰人也文帝卽位初拜中書侍郎自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嘗有戚容隋爾朱敞榮之族子也齊神武盡誅爾朱氏敞小隨母養宮中年十二自竇中走因詐爲道士變姓名隱嵩山畧涉經史數年之間人頗異之獨坐巖石之下泫然而嘆曰吾豈終於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遂西歸於周後至徐州總管

裴肅仕周爲御正下大夫屬高祖爲丞相肅聞而嘆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大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繇是廢於家

嘗得志京兆人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爲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

盧思道爲太子舍人司徒錄事每居官多被辱後免歸于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爲工

庾自直大業中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

唐唐衢鄭人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嘆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

人言論旣相別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嘗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終不登一命而卒

後唐馬郁在莊皇幕寄寓他土年老思鄉每對莊宗歔歔言家在范陽乞骸歸國以葬舊山莊宗謂之曰自卿去國已來同舍孰在守光尚不能容父能容卿乎孤不惜卿行卿不得死爾郁旣無歸路衷懷嗚悵竟卒於太原

晉趙瑩爲中書令虜陷京城虜主遷少帝於北塞瑩與馮玉李彥韜俱從契丹永康王代立僞授瑩太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尚書左丞田敏報命于契丹遇瑩於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命於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效於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

不遇

春秋之際禮樂喪壞列國爭霸賢者不遇故宣父之言曰鳳鳥不至河圖不出吾已矣夫蓋困於歷聘不得行其道也若乃望庶幾而出晝謂濡滯而見譏初

學少年被毀於豪貴不修威儀多為於排抵矧復坐
衣冠之不整為饑寒之所斃者哉

孔子適齊齊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

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魯三卿季

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

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以聖道難成故云吾

老不能孔子去陳適衛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

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言誠有用

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又靈公問陣於孔子軍陣行列

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俎豆禮器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薄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又公山

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

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

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

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然亦卒

不行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

宣王不能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

濶於事情後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

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

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書齊西南近邑是何濡

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于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為求

祿濡滯久也既去近留於晝三日高子以告齊人孟

怪其孰久故云士於此事不悅者高子亦

子弟子以尹士高子亦曰夫尹士安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

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曰夫

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

已而去爾何汲汲而驅馳我自謂行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速疾矣冀

王庶幾能及復招還我矣夫出晝而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

志漢馮唐景帝時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時年

九十餘不能官乃以子遂為郎

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時諸法

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帝議以

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絳周勃也灌灌

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

馮敬時為御史大夫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

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

後漢桓潭沛國相人也簡易不修威儀而喜非毀俗

儒繇是多見排抵哀平間位不過郎光武即位徵待

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其後會議臺所處帝謂譚曰

吾欲識決之如何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復極言
識之非經帝大怒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

馮衍京兆杜陵人也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
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
食衍上書陳八事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狼孟長以
罪摧陷大姓令狐畧是時畧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尚
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
護等懼之卽共排間衍遂不得入

晉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
隨俗沉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
作釋時論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
處遂終于里閭

任旭爲郎中州郡舉中正固辭歸家元帝中興遣公
車徵會遭母憂於時司空王導啓立學較選天下明
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
王敦之難尋而事遂寢明帝卽位又徵拜給事中旭
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
爲不可大寧未明帝復下召備禮徵旭始下而止咸
和二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
事竟不行

梁張齊字子享馮翊都人世居橫桑或云橫桑人也
少有膽氣初事荆府司馬嘗歷生歷生酌酒遇下嚴
酷不甚禮之歷生罷官歸吳郡

後魏沈嵩依宋王劉昶昶遇之無禮憂愧饑寒未幾
而卒

隋敬釗爲繁時令漢王諒據并州反釗不從爲賊所
陷釗抗節不撓大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宮代州長
史柳詮司馬崔保山上其狀付司將加褒賞會虞世
基奏格而止

孫萬壽高祖時爲滕穆王文學坐衣冠不整又爲字
文述典軍書鬱鬱不得志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
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於齊卽
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繇是彌不自
安因謝病免爲五言詩贈京邑知友詩成至京盛爲
當時之所吟誦天下好事者書壁而翫之

唐杜甫本襄陽人也爲右拾遺房琯罷相甫上疏言
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
司功參軍時關畿亂離穀食踴貴甫寓居成州同谷
縣自負薪採樵兒女餓孳者數人久之後依嚴武於
成都武卒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寵暴無能

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及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難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因游衡山寓居來陽卒

崔敬嗣好樗蒲飲酒則天初為房州刺史中宗為廬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敬嗣獨申禮敬又供給豐贍中宗嘗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知誤訪敬嗣已卒乃遣中書令韋安石授其子官

趙驊為倉部郎中早擅高名在官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躓備至入仕三十年方霑省官身在郎署子嘗徒步官既多在散曹俸祿單寡衣食不克識者為之歎息德宗建中四年涇原兵叛驊竄于山谷尋以疾終贈華州刺史

後唐司空頴貝州青陽人舉進士不第退之中條山依司空圖圖以宗姓指授為文刀尺薦託於朝屬三輔大亂乃還鄉里

竇受徵初登進士第謁孔勅於襄州處之賓席然薄於禮遇無正街鬱鬱不得志無幾離職

困辱

夫鷲獸罹乎網罟則不能奮攫噬之威應龍潛于汚

潢則不能效神靈之用乃有負王霸之畧躬明哲之屬命不我與時無已知困於石而若愚辱在塗而無告阡危顛躓殆無所容及夫遇明哲之君丁好賢之世奮庸廊廟之上預議措紳之列銘勲於鍾鼎垂譽於簡冊則蹇剝之患庸何傷乎是知處困而亨先賤後貴者士君子之嘗也

管仲字夷吾齊大夫也初與子糾奔魯齊桓公之入齊也使鮑叔為宰鮑叔曰臣不若管夷吾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為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才冠天下所在

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患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

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授與莊齊使以逞射欲得生已之忿自戮之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猶未得所請

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轡三浴之

董叔晉大夫也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日欲為繫援焉他日董祁慙之于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維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日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

請焉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余子

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

先生學術秦自以不及儀而學成游說諸侯嘗從楚

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

盜相君之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醉

音釋

之其妻曰

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

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是矣

孔伋魯人字子思嘗困於宋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

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數

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辭口乃使人賜雎金

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

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

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

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搯齒雎佯死即卷以簣置廁

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

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

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乃得出

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

生為商賈從下鄉南昌亭長妻苦之

苦厭也

乃晨炊蓐

食未起而床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意自絕去

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爾眾辱信

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於是信熟視俛出跨下一

市皆笑信以為怯

季布楚中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

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

曰漢求將軍急迫且至臣家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

願先自剄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廣柳車

也車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魯人後至河

東太守

後漢度尚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

所推舉積困窮乃為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郡上

計吏後至荊州刺史

李克陳留人家貧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

不就平怒乃授克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

已起親職役後至侍中

蜀張裔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職之器先是益州郡

殺太守正昂者率雍閩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

通吳大帝乃以裔為益州郡太守徑往至郡閩遂趨

起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籩

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吳

彭羨字永年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羨爲徒隸後至江陽太守

晉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

劉琨元帝時爲太尉旣爲段疇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託意非嘗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畧以嘗詞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

張天錫爲涼州刺史歸晉爲散騎嘗侍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嘗延致之以爲戲弄

梁吉士瞻爲鎮軍司馬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磚無裨褻露爲儕輩所侮

後魏陰世隆初在涼州之日與鄉人索敞文學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屈上谷困不前達士人徐

能抑掠爲奴

北齊高昂初在鄉里陰養壯士爾朱榮聞而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送於晉陽永安末榮入雒以昂自隨禁於馳牛署後至司徒公

魏收初仕後魏爲兼通直散騎嘗侍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爲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頗被嫌責知以箠楚久不得志

居馬周字賓王武德中補博州助教日飲醇酒不以講授爲心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乃拂衣游於曹江境復爲浚儀令崔賢首所辱周遂感激西游長安後至中書令

李進代宗初爲工部侍郎寶應元年五月德宗爲天下兵馬元帥平河雒以進爲叅佐時元帥在陝兼統蕃兵回紇恃功而驕恣狠戾進與中書舍人韋少華皆爲皮鞭所辱進數月病瘡僅以全生

後唐李茂貞爲人翔節度使茂貞本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少去鄉里客奉天爲市吏數爲鎮將所辱晉趙在禮爲永興軍節度使契丹亂華自鎮赴闕時契丹首領奚王拽刺等在雒下在禮望塵致敬蕃酋等倨受其禮加之凌辱邀索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

至鄆州泊於逆旅聞同州劉繼勳為虜所鎖大驚夜以衣帶就馬襪自絞而卒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二百四

寡學 虛名 妄作 愚暗

寡學

温故知新好問則裕為學之益蓋君子之所急也乃有愚昧成性宴安任已靡思時習之義不念將落之刺憤厥古道束於嘗見繇是言致無稽之誚動成踰

矩之咎為儒者之所恥曷士林之可預古人有言曰
人而不學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蓋謂是矣

宰予字子我魯人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
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士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 子聞之曰成事不
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

說事已成不遂事不諫事已遂不既往不咎事已往

可復解說 追也孔子非宰我故歷
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

吳勝脩為廣州刺史或語脩蝦鬚長一丈脩不信其
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脩脩乃

服之

晉蔡謨為司徒謨初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

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

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

虞嘯父為侍中孝武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

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

蟹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

唐蘇良嗣為荊州都督郭下舊有河東寺後梁宣帝

為其兄河東王譽所立也良嗣見而驚曰此在江漢

之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奏改之錄是議者譏其學

之不博也

蕭炤爲戶部侍郎嘗與嚴挺之同行慶弔客次有禮記卷炤讀之曰蒸嘗伏獵炤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炤對如初挺之白張九齡曰省中直得有伏獵侍郎繇是出爲岐州刺史李林甫爲吏部侍郎時選人嚴迥判語有周杖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卓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太嘗少卿姜虔林甫舅子虔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驛之慶客視之掩口王鏐爲太原節度使嘗讀左氏傳自稱儒者人皆笑之

後唐李鏐爲宗正卿初趙州昭慶縣有神堯之祖獻祖宣皇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莊宗踐祚之後宗正司條奏陵園故事請置建初啓運陵臺令許之時有僞稱宗子言世爲丹陽竟陵臺令投詣宗寺爲聞喜令宗正少卿李瓊莫測其繇憑百姓僞書卽而補之其人旣至本處招庇百姓以爲部曲出入建絳旌豪視長吏復侵奪近墓民田百餘頃言是陵園孺地百姓詣府陳訴州府不能辨疑乃具狀奏天子下公卿訪丹陽竟陵故事是何帝陵寢遂簡列聖陵園及追封錄太子諸王尊號者皆無丹陽竟陵之號

其僞百姓宗正司吏皆伏法瓊鑄以不閑故實謬補
姦人鑄責授朝散大夫司農少卿瓊責授朝議郎守
太子中舍丹陽之地北在南方竟陵之名六朝故事
鑄等不知書故也

李琪為太子少傅明宗天成末既平定州自汴還維
琪為留司官班首奏乞於偃師縣奉迎而奏章中有
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賊之言詔曰契丹即為
兇黨真定不是逆賊李琪罰一月俸

史臣曰大駕還京留司官出城奉迎載於典禮李琪好動移班師稱中山為真定謀人之詞俱失實也

馬縞為國子祭酒時年八十餘形氣不甚衰而於事

多遺忘嘗言元稹不應進士以父元魯山名進故也
多如此類又上疏古者無嫂叔服文皇創意以兄弟
之親不宜無服乃議服小功今令文省服制條為兄
弟之妻大功不知何人議改而寘於令文諸博士駁
云律令國之大經馬縞知禮院時不曾論定今遽上
疏駁令式罪人也

周虛損為太子少保致仕損梁開平初舉進士性頗
剛介以高情遠致自許儕類之中務欲自勝然學涉
不博以此為人士所薄

虛名

夫名浮於行聲過其實先民用恥小人爭驚蓋繇不
 純其德務飾其詐身為芥藻言生枝葉苟合於世寔
 以成風大則朋扇相高日彰浮稱次則矜持自用徒
 術諛聞詭誕則多循實何有或誤聽而進擢或從權
 而委任罔獲攸濟終敗乃事是知膠柱鼓瑟詎能合
 變畫地作餅不可以啖者矣

漢東方朔為侍郎詼諧逢占射覆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

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

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

通於事及朔時者與朔同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

論喜為庸人誦說喜許吏反為去聲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

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

如也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

名一行

王成為膠東王相宣帝最先褒成後詔使丞相御史

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

相丞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

魏鄧颺為中書郎颺少得士名于京師與李勝等為

浮華友與諸葛誕等馳名譽有四牕八達之誚文帝

疾之

文欽爲將好自壯勇高人頗得虛名于三軍

諸葛誕爲御史中丞與尚書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

蜀許靖爲劉璋蜀郡太守先主進圍成都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旣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

諸葛瞻以丞相亮之子爲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於實

晉王衍爲太子中庶子衍旣有盛才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

謝萬太傅安之弟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衍曜故早有時譽後至豫州刺史

王綏字彥循少有美稱厚自矜遇實鄙而無行後至
冠軍將軍

宋劉休爲南康相善言理體而在郡無異績

後魏和跋爲龍驤將軍累遷尚書平原太守道武寵
遇跋冠於諸將時羣臣皆敦尚恭儉而跋好修虛譽
銜曜於時

劉仁之爲御史歷西交州刺史善候當途能爲詭激
每於稠人廣衆之中或搥一姦吏縱一孤寡大言自
示眩已高明矜物無知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
過其實

唐房瑄爲吏部尚書平章事肅宗以瑄素有重名傾
意待之瑄好賓客喜談論用兵素非所長而天子採
其虛聲冀成實效瑄旣自無廟勝又以虛名擇將吏
以至于敗

後唐張文禮初爲鎮州大將從莊宗行營素不知書
亦無兵家方畧唯於懦卒中萋菲上將自言甲不知
進退乙不識兵機以此軍人推爲良將

周李知損爲諫議大夫在梁朝時以賤刺篇詠出入
于內臣之門繇是浪得虛譽時人目之爲李羅隱

妄作

古人有言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後故感於哀樂而造其端緒苟非侈靡閎衍周通傳達豈能為學者之所宗乎乃有不祖述於前典妄穿鑿於聖意言涉鄙俗義多詭詐雖確然自是而行之非遠布諸後世良可媿焉

漢孟喜東海蘭陵人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鄰與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備言分別也證明曰田生絕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

明夷陰陽氣亡箕子者萬物方茲茲也易明夷卦象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為說耳茲茲言其根茲方茲茂也茲音該又音皆賓持論巧惠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心不云受孟服也

喜喜為名之名之者亟取其名云實授也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何何亦名也何音亦以此不見信

晉魏瓘為司空作左思為吳都賦敘及注敘粗有文辭至於為注了無所發明直為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束皙為尚書郎嘗為勸農及逆諸賦文頗鄙俗時人

薄之

後魏張吾貴中山人年八十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爲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卽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爲我一說蘭遂爲講三句之中吾貴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辨能飾非好爲詭說繇是業不久傳

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爲文詠但詞彩不倫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間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間巷淺識頌諷成羣乃至大行於世

北齊劉晝渤海阜城人河清初舉秀才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乃嘆曰儒者勞而少工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十餘年而答策不第始學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晝又撰高才不遇

傳三篇在孝昭武成之朝又頻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採

石曜為黎陽郡守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

隋張仲讓為太學博士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為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

唐東方震德州人玄宗開元十三年與鄭帝臣獻書詞理虛矯徙於道州

南次回為國子監學生肅宗寶曆元年進皇帝親學圖一軸初太學博士李涉狂妄誘生徒上疏請親臨國庠因有詔令畫圖以進事尋不行

後唐王思同初仕莊宗歷典諸軍至都將性疎俊粗有文性喜為詩什與人唱和自稱薊門戰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侍與聖宮頗用事思同不平之知柔為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曰料伊直擬衝霄漢賴有青天壓著頭其可笑詩句皆此類也

晉崔居儉為戶部尚書其先自後魏至唐推為甲族吉凶之事自著家禮與盧鄭不同但浮薄是務淳儒惡之

愚暗

夫愚暗之徒與賢知並生于世亦繇樗櫟之與杞梓瓦石之與珠玉也故含英炳靈者爲賢知積污蘊濁者爲愚暗則有罔達人情靡周世務動爲欺給靡達變通至乃畏乎影者見月而却走失乎劍者刻舟而待求取柳葉以自蔽謂南金之可食其底滯之性有如此者其或應對失指率履過中言有遠於典刑動必爲於嗤笑紀諸竹素良足憮然

燕李季好遠出其妻有士李季至士在內中妻患之乃令士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陽不見也於是士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也季婦曰爲之奈何然取五牲之毛浴之季曰諾乃浴矣

涪濁梁夏首之南人也其爲人愚善畏明月而宵行宵見其影以爲伏鬼仰見其髮以爲伏魅匍匐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

公孫綽魯諸孫也嘗告人曰我能治偏枯今吾倍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

楚人有涉江者本不載姓名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鏃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

求劔不亦惑乎

宋人有耕者本不載姓名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頭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爲宋國笑

後漢劉玄王莽末爲綠林渠帥號爲更始旣至長安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相視

董卓獻帝初自爲太尉領前將軍及逼帝遷都長安卓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于郿高厚七尺號曰萬歲塢積谷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後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

瑞謀誅卓有書呂字于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不悟

公孫瓚爲遼東太守破擒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以童謠之言徙鎮易縣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瓚慮有非嘗乃居于高京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子七歲已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叛胡于塞表掃黃巾于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揮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

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後為袁紹所敗

魏毛嘉以明帝后父封博平鄉侯嘉本與虞車工卒暴富貴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駘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位至散騎侍郎

曹爽為大將軍與鄧颺何晏等專亂朝政司馬宣王將討之正始十年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宣王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雒水浮橋奏請廢爽等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大司農桓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會宣王使

許允陳太解語爽蔣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

所信殿中較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雒水為

誓爽信之罷兵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

曰曹子丹爽父真字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爾何圖今日坐

汝等族滅矣爽兄弟歸家勅雒陽縣發民八百人使

尉部圍爽第四角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

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

大將軍東南行爽還廳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

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

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乏匱尚煩

見餉以繼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卽答書日初不知乏
粮甚懷踉蹌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
爽兄弟不達變數卽便喜歛自謂不死

顧愷之爲桓温司馬叅軍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
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
閉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
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
色及爲散騎嘗侍與謝瞻連省夜于月下長詠瞻每
過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
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

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
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
也甚以珍之

庾條爲臨川太守條冰之弟翼之兄而條於兄弟最
凡劣故祿位不至

宋趙倫之爲領軍將軍性野拙人情世務多所不解
久居方伯頗覺富盛入爲護軍資力不稱以爲見貶
光祿大夫范泰好戲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
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
大喜每載酒肴詣泰

劉義綦襲封營道侯凡鄙無知識每爲始興王濬兄弟所戲濬嘗謂義綦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其庸塞皆然位湘州刺史

戴法興後廢帝時爲越騎較尉尋免官鄉里賜死於家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其鑰

王懌侍中琨之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獠婢恭心侍之遂生琨

南齊劉道隆爲右衛將軍時謝超宗作商淑儀誅奏之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簡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熊虔初爲武陵王贊中直兵沈攸之過郢州虔於城中樓上罵辱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及事寧虔功居多後見朝廷貴戚說郢城事宣露如初其驚如此張敬兒爲征西將軍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于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知也後爲散騎

嘗侍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對空中俯仰竟日妾侍竊笑及時拜開府儀同三司謂其妓曰我拜後應開黃閣因口爲鼓聲又於新林慈姥廟爲妾乞兒祝神自稱三公

梁柳津爲太子詹事雖乏風華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奏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張仲子竟陵人繇其子與世致位給事中及與世爲雍州刺史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與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與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所吹與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與世減撤而行

胡僧祐爲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宴必強賦詩文辭鄙野多被嘲謔僧祐怡然自若謂已實工矜伐愈甚

蕭應廬陵王之子應不慧父薨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錠問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應曰旣不可食並特乞汝他皆此類

何敬容爲左僕射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父容字則大爲父小爲口陸垂戲之曰公家苟旣奇大父

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
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後魏翟黑子封遼東公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
千疋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
我首與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
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實不
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爲親已而反怒允曰如君
言誘我死何其不宜遂與允絕黑子以不實對竟爲
太武所疎終獲戮死

宋鴻貴爲定州平北府參軍送戍兵於荊州坐取兵
絹四百疋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疎凡不達律令見
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
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鄱約性多造次好以榮利干謁乞丐不已多爲人所
笑弄坎墮於世不免饑寒

北齊庫狄干爲太宰封章武郡王不知書署名爲干
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鎚又武將王周者署名先
爲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子孫始並知書

尉瑾爲右僕射閨門穢雜爲世所鄙然亦折節下士
意在引接名流但不之別也

孫奉爲散騎嘗侍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
奉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奉少時與溫子
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奉
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奉
悵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

唐韓簡爲魏博節度使封昌黎郡王而性麁質每對
文士不曉其說心嘗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又
講至爲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
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絕倒

高霞寓爲邠寧節度觀察等使霞寓本騎將性輕悍
無節制之材始因隨吐突承璀東討遂累得任而又
好非斥朝列侮慢僚屬鄙詞俚語日聞於人竟不自
悟以至於卒

張仲武武宗會昌中爲幽州節度使教其民曰凡爲
牛馬羊豕之類必先擇其牝之大者則其種亦大乃
自指曰吾所以形貌大者繇母故也

趙道典爲右武侯將軍其父才居是官時廨宇仍舊
不改時人以爲榮道典嘗自指其廳事曰此是趙才
將軍廳今還使趙才將軍兒坐爲朝野所笑將爲口
實

後唐盧程爲莊宗太原府支使莊宗嘗于帳中召程
草奏程曰叨忝成名不閑筆硯繇是文翰之選不及
於程時張承業專制河東留守士人皆敬憚舊例支
使監諸廩出納程訴于承業曰此事非僕所長請擇
能者承業叱之曰公稱文士卽合飛文染翰以濟霸
圖嘗命草辭自陳短拙及留職務又以爲辭公所能
者何也程垂泣謝之

晉康福爲秦州節度使福無軍功屬後唐明宗龍躍
有際會之幸擢自小較暴爲貴人每食非羊之全髀
不能餒腹與士大夫交言情無所別在天水日嘗有
疾幕客謁問福擁衾而坐客有退者謂同列曰錦衾
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於塞下乃唐
人也何得以爲爛奚因叱出之繇是諸客不敢措辭
復有末客姓駱其先與後唐懿祖武皇來自金山府
一日因公讌福謂從事輩曰駱評事官則卑門族甚
高正沙陀也聞者竊笑焉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日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日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二百五

知舊 贈遺 託孤

知舊

傳曰人惟求舊又曰久要不忘蓋古之君子義重雅游或相善於膠庠或比居於邑里歲月其邁窮達以殊而能推引其材贈問以禮患難相濟終始不渝展

其誠心敦彼雅俗傳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其是之謂與

魯季友如陳塋原仲原仲季友之舊也

漢司馬相如歸成都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

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

遂達也

來過我

於是相如往舍都亭

臨邛所消都之亭

臨邛令繆為恭敬

繆詐

也

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

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

僮謂奴

程鄭亦數百人

程鄭亦人姓名言富亞王孫者也

乃相謂曰令有貴

客為具召之

具謂酒食之具召請也

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

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

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

示無人以

此意也

一坐盡傾

皆傾慕其風采也

後為孝文園令

後漢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馬援兄况

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

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

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

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

嘗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

終焉

魏孟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祁山答
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于公威也

杜畿為河東太守與衛固少相侮狎固嘗輕畿畿嘗
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固字也我今作河東

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時故在
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嘗各持
版時嘆曰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

杜贄舉孝廉除郎中轉補較書贄與母丘儉鄉里相
親故為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九欲以感切儉求助也
儉復答詩贄竟不得遷卒于秘書

曹嘉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嘉後為東莞太
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于下邳嘉以詩遺

崇

蜀關羽為盪寇將軍與魏將徐晃宿相愛羽攻曹仁
于樊曹公遣晃救曹仁羽與晃遙共語但說平生不
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雲長羽字賞金千

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趙雲為牙門將軍與魏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
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
明於法律以為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

劉巴字子初始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畧有三郡不得反使遠適交阯更姓爲張與交阯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繇牂牁道去爲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嘗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父焉昔爲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

楊戲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較尉篤于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儼因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

吳滕喬伯父耽父胄與揚州刺史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耽至車騎右司馬胄太帝待以賓禮喬至丞相

嚴峻爲衛尉廣陵劉頴與峻有舊頴精學家巷大帝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畧爲零陵太守卒官頴往赴喪帝知其詐病急驛收錄峻亦馳語頴使還謝帝怒廢峻而頴得免罪

王導爲丞相咸和中衛玠改瑩于江寧導教日衛洗馬明當改瑩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

梁陳伯之爲江州刺史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

戴永忠並有舊繕經藏伯之息膺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爲別駕永忠記室叅軍

後唐王延歷徐宋鄆青四鎮從事長興初同鄉里馮道趙鳳在相位擢拜左補闕踰年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就改郎中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

趙鳳初落髮爲僧與遊方者雜處至太原頃之劉守奇歸莊宗周德威軍於涿州莊宗命守奇軍佐之鳳鄉人從守奇奔梁梁用守奇爲博州刺史表鳳爲判官

劉贊初仕梁爲租庸巡官莊宗入汴租庸副使孔謙以贊鄉黨表爲鹽鐵判官

李崧始辟鎮州范延光管記與宰臣李愚從莊宗皇子繼岌伐蜀有舊擢爲拾遺俄而延光入代安重誨爲樞密使奏崧以本官爲本院學士

韓暉明宗天威初改祕書監俄而馮道爲丞相與暉俱莊宗龍潛佐幕之舊以暉性謹厚尤左右之尋遷禮部尚書

周申師厚少爲兖州牙將與王峻相善洎太祖登極師厚以峻爲樞密使兼輔相每旭旦于峻馬首望塵而拜訴羈旅乞任使久之偶西涼請帥太祖詔宰臣

擬議訪諸率府率供奉官之間竟無願者峻遂以師
厚奏之太祖曰西涼陷在西戎不欲強之異從人所
欲峻問師厚曰爾領一節制可否師厚駭愕之亦不
之信峻以其事諭之師厚欣然求往翊日制下不宣
于朝遽得環衛之任俾鎮西涼錫賚繒帛馳馬旌節
以遣之

張義為監察御史廣順二年十月賜緋魚笏王峻之
奏也義唐三司使延朗之子也峻嘗事延朗故有是
請

贈遺

周禮君有匪頒臣有好予故贈遺之義存乎典制乃
有因締交之厚持出境之餼或旌其臧謀或重其高
節申雅素之旨表軫卹之心是亦非主乎財蓋成於
禮而已然則妄與之誠先賢所惡私受之責良吏攸
記故知介潔之士亦所慎焉

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
獻紵衣焉

昭屠伯衛大夫也魯合諸侯於平丘次於衛地晉叔
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衛人使屠伯饋叔

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况衛在君之

宇下屋宇之下 言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

之請止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 其意且非貨

韓宣子晉大夫也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

子產弗與四月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私覲於子

產以玉與馬日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

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 拜謝子產

趙孟晉大夫也越圍吳趙孟使楚隆至吳王拜稽首

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

一簞珠簞小 筭也使問趙孟問迂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

人死之不得矣

季康子魯大夫饋藥孔子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嘗未知其故故 不敢嘗禮也

公西赤字子華孔子弟子也子華使于齊冉子為其

母請粟子曰與之釜六斗四 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十六斗 曰庾

冉子與之粟五秉十六斛曰秉五 秉合為八十斛子曰赤之適齊也

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非冉有 與之太

多

原思為之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為 魯司寇以原憲為家邑宰與之粟九百

辭九百九百斗 辭讓不受子曰毋祿法所得 當受不讓以與爾隣里鄉黨

乎五家為隣二十五家為里萬二 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

前日君所使舍已

入而哭之哀出

使子貢說驂而賻之

賻助喪用也 驂馬曰驂

子貢曰于門人之

喪未有所說驂驂說於舊館無乃已重乎

言說驂太重比于門

人恩為偏頗

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

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

予惡

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

孟子名軻鄒人也弟子陳臻問曰前日于齊王餽兼

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鎰而受于薛餽五十鎰

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

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兼金好金也其價倍

於惡者故謂之兼金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一金鎰二十兩也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

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

受 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為之贐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

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戒有備戒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

子戒備薛君聞戒此金可贐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為不受也

若于齊則未有處也

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漢陸賈為大中大夫呂太后用事以病免為丞相陳

平畫謀交驩太尉周勃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

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

司馬相如與妻文君歸成都文君當壚

賣酒之處壚土為壚以居

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銀壚故名壚耳雜作卓王孫文君父也恥之為杜

門不出杜塞也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更互也有一男兩

女所不足者非財也言不患少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

長卿長卿故倦游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雖貧其人材足

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言縣令之客不可以辱也卓王孫

不得已已止也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

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後

至孝文園令

李陵為騎都尉戰敗降匈奴見蘇武陵惡自賜武謂若

示已於匈奴中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

後漢杜林字伯山扶風人徵為侍御史與馬援同鄉

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

一疋遺林日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

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

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嘗有盈今送錢五萬

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

也

晉孔沉字德度累辟不就從兄坦以裘遺之辭不受

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

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

冊府元龜 總錄部 九

宋褚叔度爲廣州刺史以贖貨免還至都凡諸舊友有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

王弘之徵爲通直散騎嘗侍不就從兄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卽着以採藥

許瑤之居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郭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縣好以此奉尊上耳原平乃拜而受之

南齊袁彖爲安西長史彖易有高尚之節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彖欽其風迺書致遺易以連理杭竹翹書格報之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年弱冠道子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融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

後魏李元忠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文襄玉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縑其見賞重如此

爾朱榮父新興高祖時爲右將軍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玩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

唐陸贄爲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經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新茶一弗而已曰敢

不承君厚意及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母卒侍喪於河南豐縣佛寺四方以賻贈為詞厚致金帛贊絲毫無受惟與劔南節度使韋臯布衣友善臯以事奏聞每有所致輒稱詔以授之

李愬西平王晟之子也為魏博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幽鎮復亂愬以玉帶寶劔與深州刺史牛元翼遣使謂之曰吾先人嘗以此劔立大勳吾又以此劔平蔡寇今鎮人叛逆公宜用此剪之元翼承命感激乃以劔及帶令於軍中報之曰願以眾從竭其死力

託孤

夫以篤信行義顧惟君子託孤寄命亦在知人傾腹心於生平之日奉然諾於緜邈之期身魂有主遺育不孤豈非信乎可謂仁矣求諸千載其人蓋稀風烈所存瞻詠何已

申舟楚大夫也楚子使聘於齊楚子曰無假道于宋申舟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

之役惡宋

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快宋公僕

曰鄭昭宋聾

昭至也晉聾闕也

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

犀申舟子

以子託王示必死

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

我也鄙我亡也

以我北其邊鄙是與亡國同

殺其使者必伐我伐

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

樂祁宋大夫也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

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臣寅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

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

寅日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去難故使樂祁立後

而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於君

立以

趙朔晉大夫盾之子也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

之賊盾已死矣欲誅其子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

朔令亡朔日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

及賈誅朔程嬰公孫杵臼之藏其孤趙武也厥知之

晉公病卜大業之不遂多為崇韓厥稱成季之功今

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

武而復與之田邑

漢趙貢為琅邪太守行縣見不其丞薛宣甚說其能

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贛君

薛宣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宣為丞相除贛君

兩子為史

後漢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朱暉甚重之接以

友道乃把臂曰欲以妻子相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

手未敢對自後不復見堪堪後爲漁陽太守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後至尚書令魏劬越字異度後漢時爲章陵太守封樊亭侯獻帝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及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蜀馬超爲左將軍臨歿上疏曰臣門宗三百餘口爲孟德所誅盡惟有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

晉王恭爲平北將軍兵敗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爲姑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鄉爲我送寄桓南郡者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弔祭焉

南涼秃髮傉檀僭號涼王後秦姚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爨呂光時自河湟太守入爲尚書郎見傉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放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是傉檀謂敞曰孤以嘗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冰鏡之明乃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

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傳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陳姚察爲吏部尚書，察與謝貞友善，及貞病篤，察往省之，問以後事。貞曰：孤夙禍集，將隨灰壤，族子覲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固不足仰塵厚德。卽日迷喘，時不可移，便爲永訣。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所不能忘，敢以爲託耳。是夜卒，勅賻米一百斛，布三十疋。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因啓曰：貞有一子，年六歲，卽有勅，長給衣糧。

唐孫思邈見太子詹事盧齊卿於童幼，齊卿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蕭縣丞。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總序

夫東方曰夷被髮而文身南方曰蠻雕題而交趾西方曰戎被髮而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而穴居古者制夷蠻為要服制戎翟為荒服要服者貢荒服者王蓋要荒皆王者之外二臣也共在上古簡冊未造四

夷之事湮滅罔紀至於陶唐有山戎獫狁薰鬻之狄
 虞舜始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謹兜于崇山
 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
 變東夷命臯陶爲士以掌猾夏之禁及禹定九州舜
 乃南撫交趾西放西戎析枝渠搜氏羗北發山戎息
 慎東長鳥夷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是時夷有九種
 竹書紀年云夏
 后泄二十一年命大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
 相二年征黃夷七年千夷來賓少康即位方夷來賓
 是也后相卽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賓少康已後夷人
 世服王化賓于王門獻其樂舞帝桀不道諸侯內侵
 畎夷入居邠岐之間商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

藍夷作寇武丁卽位征西戎鬼方而克之武乙衰弊
 東夷浸盛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大戎寇邊周古公亶
 父踰梁山而避於岐洎于王季遂伐西落鬼戎及姑
 呼翳之戎皆克之文王爲西伯又伐畎戎至武王伐
 紂羗夷會于牧野肅慎來獻定都鄴鎬乃放逐戎夷
 涇洛之北後周公征管蔡遂定東夷洎穆王伐畎戎
 得白狼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又云穆王西征畎
 戎獲其五王遂遷
 戎于太原是時周道衰弱徐夷僭號王命楚武王克之時
 楚又克荆蠻而服屬之懿王之時獫狁內侵厲王不
 道淮夷入寇蠻荆爲讎宣王中興乃命將帥征蠻荆

平淮夷伐獫狁城朔方而四夷賓焉幽王之亂畎戎復入居涇渭之間秦襄公伐平之平王東遷四夷交侵中國齊桓公攘之後山戎伐燕齊桓公走之襄王時戎翟犯雒邑東至衛境侵盜尤多晉文公修霸業乃興師伐之攘戎秋居于西河周雒之間號曰赤翟白翟是時秦晉自瓜州遷陸渾戎于伊川遷九姓之戎于渭汭東及輜轅曰陰戎其後隴以西有緜諸畎戎狄獯邾冀之戎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渭南有驪戎伊雒間有揚拒泉臯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

東胡山戎而淮夷越遷瑯邪陵暴諸夏後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陰戎之種遂以滋廣與晉戊周後陸渾戎叛晉晉荀吳滅之楚靈王會申涇夷來盟自後楚遂執蠻氏盡囚之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楚悼王并蠻越有洞庭蒼梧之地趙襄子踰句注破戎翟以臨胡貉韓魏稍并伊雒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西走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惟餘義渠種焉後最爲強盛屢爲秦患秦昭王起兵滅之以其地置隴西北地上郡又伐楚掠取蠻夷爲黔中郡築長城以距胡趙武靈王胡服習騎射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

山下至高關爲塞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襲破東胡却地千里燕遂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以距胡秦始皇滅六國驅羗戎出塞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爲塞散淮夷爲民戶畧定揚粵破西南夷通五尺道盡置吏焉洎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楚將軍莊躋王滇龍川令趙佗王南粵燕人滿王朝鮮漢初匈奴冒頓強盛悉復收秦所奪地遂侵燕代時漢方與項羽相距未暇禦邊乃棄西南夷而關蜀故徼約朝鮮爲外臣保塞漢平定天下匈奴復寇馬邑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漢高帝親將兵往擊之遂約和親是後數背約盟侵盜代地孝惠高后時匈奴南粵數爲邊患文帝時匈奴或入居河南地爲寇漢兵擊走之復入朝那蕭關至彭陽漢遂發兵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畧人民雲中遼東最盛而陸賈說南粵奉藩稱臣景帝時乃與匈奴通關市給遣之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西羗研種亦求徙于狄道安固武帝卽位初邊陲無警洎馬邑失策匈奴乃歲入盜邊於是天子尚威武勤遠畧命衛霍將兵深入大敗其衆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是時南誅兩

越東拔濊貊朝鮮以爲郡通西南夷犍牂牁夜郎等爲
置吏通西域三十六國逐西羌渡河湟以其地置酒
泉等郡隔絕胡羌相通之路又以翁主妻烏孫以分
匈奴西方之援國置護羌校尉以護先零等羌洎貳
師不利漢始不復出兵昭帝時匈奴犯塞後漢兵破
烏桓匈奴震恐遂不能出兵而西南夷氐人數叛皆
破平之宣帝卽位發五將軍兵十餘萬出塞討匈奴
又護發烏孫兵從西方入以助漢兵匈奴逃遁死傷
不可勝數自是哀耗日削洎五單于爭立君長多降
漢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遂入朝于甘泉宮始置都
護督察西域諸國而先零又寇金城皆討降之置金
城屬國以處之自後賓服元帝時竟寧河平中匈奴
單于再入朝哀帝卽位烏孫大昆彌與單于共入朝
時西域分爲五十五國皆遞貢獻王莽之亂蠻夷愁
擾匈奴復入塞貊人寇邊粵雋蠻夷自立爲王西域
怨叛與中國絕漢後建武初東夷高句驪濊貊倭韓
萬里朝獻西域遣使內屬光武不許之而武陵蠻夷
特盛侵寇州郡匈奴來獻復與烏桓寇鈔不絕二十
三年南北二單于立南單于款塞稱臣願爲蕃蔽漢
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自是二虜相侵漢地晏

然矣二十五年烏桓向化鮮卑始通驛使群蠻乃平
哀牢夷內屬然自後群蠻西南夷種滋多叛服不一
明帝永平初鮮卑歸附北匈奴復入寇盜又脅西域
諸國寇河西漢兵遂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復通
西域于寘諸國並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
復通焉章帝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畔擊降之元和
初北匈奴衰耗遠引而去西域叛漢乃迎還戊己較
尉留軍司馬班超於于寘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
漢兵大破北單于而鮮卑轉據其地得匈奴遺種其
族漸盛尤爲邊患三年班超遂定西域至于海瀕通
驛四萬里安帝永初元年西域背叛攻圍都護遂棄
西域三年南單于叛烏桓鮮卑群蠻爲寇諸羌競起
爲患尤橫自後或降或畔延光中復以班勇爲西域
長史通西域自建武至是後西域三絕三通順帝永
建二年勇復降焉耆等十七國而烏孫葱嶺已西遂
絕桓帝永壽元年南匈奴復畔與烏桓鮮卑寇邊擊
降之未興已後西域浸以踈漫矣靈帝末天下大亂
單于統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鮮卑烏桓爲寇
尤甚魏太祖乃分塞下匈奴爲五部徙居太原諸縣
其西域大國朝貢畧如漢氏故事時烏桓鮮卑強盛

後太祖乃被烏桓徙其餘種於中國明帝青龍中鮮卑種落離散邊陲差安雖時有寇釁不能復相役屬矣景初中誅公孫淵始通東夷收樂浪帶方之郡海表謐然時西南邛笮則界于蜀南蠻交阯則界于吳昔時有叛服晉武帝受禪四夷入貢者二十三國塞外匈奴二萬餘落向化使與晉人雜居河西惠帝之後大爲中國之患自是羗虜戎羯盜居內地建國僭號凡十有六國而南徼蠻夷寇釁不絕宋齊至於梁陳與後魏北齊分據中夏蠻徼海夷則朝貢于南羗胡夷狄則賓屬於北種族國邑之號日以蕃滋服叛朝貢之事不可悉紀而漠北惟蠕蠕最爲強盛後周突厥復強與吐谷渾數爲邊患西域時通使聘隋混一南北與吐谷渾和親朝貢歲至時突厥二可汗爭立隋討達頭可汗而立啓民可汗因之和親北鄙以寧煬帝好兵勤遠西域至者三十餘國取吐渾地爲郡縣高昌王突厥可汗西突厥處羅可汗皆詣闕貢獻高麗再征而服大業之末中國叛亂華人奔突厥者甚衆其族遂熾而西突厥亦跨有西域諸國唐高祖起兵突厥遣兵助平京城武德初突厥來貢未幾入寇并汾至於渭濱太宗與之盟而退時薛延陀漸

雄于漠北貞觀中西突厥數易主西域諸國多叛之
而內屬時又党項請降太宗命置岷奉巖遠四州以
處之俄而吐蕃連年同破吐谷渾党項白蘭諸羌率
衆入寇松州遂約和親自是賓服未幾迴紇破薛延
隨併其衆五年唐兵破突厥擒頡利可汗降者僅十
萬置定襄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部衆時塞北惟迴
紇爲雄太宗又置燕然等六府七州以統之九年討
降吐谷渾十三年破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及安西都
護府十四年虜焉耆王二十一年擒龜茲王西域震
服高宗永徽元年擒車鼻可汗而突厥盡爲封疆之
臣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以統之二年擒西突厥賀
魯分其種落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以領之自是西
域諸國皆通於中國六年迴紇遣兵助討高麗龍朔
二年吐蕃滅吐谷渾咸亨已後吐蕃復畔寇邊掠有
諸羌之地西陷四鎮地方萬餘里調露元年突厥復
畔則天長壽元年始大破吐蕃收四鎮之地乃於龜
茲復置安西都護府以鎮之聖曆中突厥寇邊爲害
尤極久視元年又大破吐蕃吐蕃請和中宗初突厥
愈強盛寇邊而吐蕃貢獻請和親睿宗卽位乃以河
西九曲地賜吐蕃以其地肥饒堪頓兵於是復畔明

皇初突厥萬餘帳來降屢遣使朝獻吐蕃數寇邊境陷瓜州廻紇斷安西路開元十六年大破吐蕃二十四年又掩吐蕃不備而被之自是朝貢不至數爲寇盜天寶末盡徵河隴朔方之兵入靖國難於是邠州之地盡爲吐蕃所據肅宗在靈武與廻紇和親廻紇遣兵助國討逆由是朝貢不絕而劍南西川諸州陷於吐蕃代宗卽位復徵廻紇兵討史朝義賊平令還廣德中吐蕃犯上都永泰元年吐蕃廻紇吐谷渾党項入寇王畿廻紇復降請擊吐蕃破之自是吐蕃屢寇邊境雖頻破之而其勢寢盛十年廻紇寇太原德宗卽位與廻紇和親歸吐蕃俘虜置和蕃使與之盟誓以紓邊難興元中吐蕃復寇陷鹽夏等州貞元三年又劫平涼之盟自是吐蕃侵軼寇掠尤甚邊無寧日五年以後漸爲邊將所破然猶陷北庭麟州順宗以後吐蕃請和至憲宗元和十三年復擾邊境穆宗卽位與廻紇和親吐蕃復請盟於京城之西是後朝貢繼至武宗時廻紇黠戛斯犯東陁巴北宣宗大中初廻紇破弱遂轉徙於磧西吐蕃宰相尚恐熱以秦源安樂等州并石門等七關欵塞僖宗光啓中契丹王習爾稍強盛時中原多故習爾遂役屬達靺奚室

韋等諸部入寇其後爲幽州劉守光所破十年不敢
犯塞昭宗天祐四年寇雲中後唐武皇帝與之連和
又吐渾數叛旋亦歸服達靺亦依於武皇時中原罹
亂燕人多入於虜天祐末契丹阿保機遂建大號署
百官爲城郭梁祖建號契丹遣使求封冊梁祖不許
而其衆滋盛後唐莊宗時匈奴數爲邊患吐渾微弱
聚居蔚州界皆授中國官爵河西党項突厥吐蕃朝
貢不絕明宗卽位遣使修好於契丹時虜主德光始
建年紀未幾復寇北鄙爲邊兵所破數年不敢窺邊
洎晉祖求援於契丹遂割幽朔雲應等州以賂之自
是吐渾遂屬於契丹終高祖世畧無釁隙開運哀敝
遂陷京闕漢高祖初屢誅吐渾酋長其種遂衰契丹
入寇邢州周太祖時契丹遣使貢獻未幾其國亂久
絕南牧之意太祖又自涇州安國鎭至西涼府沿路
三處置州以吐蕃首領爲刺史以總之世宗顯德中
親征關南復瀛莫雄霸等州留兵以戍守自是河朔
無寇患然自唐武德後至五代侵犯邊境役屬諸蕃
者惟突厥吐蕃等數族爾自餘蠻夷皆不能爲邊患
悉朝貢不絕若夫種類之起國邑之建風土之異職
位之別承襲之次象譯之等盛衰叛服之狀交侵仇

怨之迹至於款塞內附遣使入貢交通好問臨洫盟
 載修建警備求請饟給助國討叛納質請朝遂和親
 之榮收互市之利膺封拜之典承隆寵之數以至材
 畧形貌德行伎藝及暴慢苛忍之性怨望姦偽之事
 咸列於逐門今但敘其歷代大畧以冠於篇云丸外
 臣部三十四門

種族

夫夷狄者居中國之外稟一氣而生種別岐殊未始
 滅絕天之覆露必將有以自唐虞而下見於書傳兩
 漢所紀最爲詳悉然弱則卑伏而內附強則桀驁而
 難制遷徙鳥舉居無城郭之處蕃滋星散布諸虛曠
 之野迭衰迭盛不可得而去者蓋所以乖隔魑魅扞
 蔽諸夏之爲也是以古之聖人務於含養俾全性命
 羈縻驅逐勿使侵擾而已矧其保姓受氏分疆畫野
 亦有神明之遠裔不專主於怪誕參考類次披文而
 可見焉

東方夷有九種曰歐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
 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朝鮮衛王滿故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畧屬直番

番音普寒

切一作莫遼東有番汗
 燕戰國時畧得比也

漢興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

奴浦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讀日蠻夷服而東走出

寒淇水稍役屬直番淇水在樂浪朝鮮蠻夷及故燕

齊亡存者王之燕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直都王險地

臣欽若等按後漢書濊及沃貊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以渠師為侯王元無族

夫餘國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索或作橐

其侍兒於後髮身髮人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

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

男王令置于豕牢牢豕以口氣嘘之不死復置于馬

蘭蘭即馬亦如之王以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

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

掩淲水今高麗中有善以弓擊水魚鱉皆聚浮水上

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

高句驪亦作麗東夷相傳以為夫餘別種凡有五族

有消奴部一作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奴部高驪

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

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

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一說夫餘王嘗得

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為日所炤引身避之日影又逐

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

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

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煖處有

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日朱蒙朱蒙善射夫餘之臣謀殺之乃東走北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驪以高爲氏

水貊句驪別種依小水爲居因名

百濟本夫餘王之後有仇台者復爲高麗所破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

新羅本辰韓種也其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

國一說本弁韓之苗裔也

濊國南與高句麗接着舊自謂與句麗同種馬韓古

之辰國也韓有三種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

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號爲弧賊爲

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

韓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自謂太伯之後昔夏少

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

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爲女王國

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

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

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
挹婁肅慎之後裔也其國在不咸山北在夫餘東北
千有餘里

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
為名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姓趙氏秦時為南海龍川令

二世時南海尉任囂死佗行南海尉事秦滅佗自立

為南海武王

閩越王無諸東越之別種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

句踐之後也姓騶氏騶一作駟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

以其地為閩中郡諸侯叛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

吳芮所謂鄒君者也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

閩中故地都東治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

搖功多乃立搖為東海主在吳郡東南海濱都東甌今之永寧世

俗號為東甌王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

連殺令自立為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

代立

丹丹國隋時聞焉在多羅磨羅國西北振州東南王

姓利利名尸陵伽

扶南國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混潰且詣神祠得弓遂隨佑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為妻而據其國後裔應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後世王扶南矣

真獵國

一云直獵

隋時通焉在林邑西北本扶南之屬

多靡長國唐顯慶中遣使朝貢其使云某王先祖骨利龍之子也骨利嘗得大鳥卵剖之得一女子容色姝妙因以為妻今王尸羅劬備即其後也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其王姓瞿曇氏名富利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為道傳位於富利多塞也

朱江國其王姓刹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

長沙武陵蠻者槃瓠之後也始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

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

魏畧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

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瓠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曰槃瓠

下令之後

槃瓠逐啣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眡之乃吳將軍首

也珍候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

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

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

女負而走入南山之上石壁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

至今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黃閔武陵記曰山高可

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

瓠行跡今案山窟前有石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

石窟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

是槃瓠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鑿之結著獨力之衣

象也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

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

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于寶晉紀曰武陵長

後也雜處五溪之內槃瓠憑山阻險每每嘗為害樵

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槃瓠俗稱赤體橫裙即其子

孫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斲

語言侏離侏離蠻夷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

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

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

租稅之賦優寵之故蠲其賦役也荆州記曰沅陵縣

孫狗種也二鄉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

率日精夫相呼為媿徒說文曰媿女人自稱媿我也

音烏黨切此以上並見風俗也通其後號荆雍州蠻槃之後也分建種落布在諸郡

縣荆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較尉以領之

西南夷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

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子歸而養

之及長有武才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見華陽武國志

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

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

重之求為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

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

地里志曰夜郎縣有遯水東至廣鬱華陽國志云遯水通鬱林有三郎祠皆有靈享又云竹王所指破竹

林今王祠成竹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竹羹從者自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

滇王者滇音類地有滇池因為名莊躋之後也始楚威王時使畧

巴邑黔中以西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躋楚莊王苗裔躋

至滇池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池旁地也以兵威定

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

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其師長也

衰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一居于牢山嘗捕魚水

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

化為龍出水上少頃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

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

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各子曰九龍

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黥遂共推以
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

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衣文

皆著尾自此以上並見風俗通也九隆死世世相繼哀牢傳曰九隆代代相傳

各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記各禁高死子吸

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

代桑藕死子如承代如承死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

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桑代

散在巽谷

冉駝夷者漢武元鼎六年以為文山郡其山有六夷

七羗九氏各有部落

東謝蠻者在黔安之東南蠻之別種也

松外蠻在西洱河其部落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

百戶無大君皆不相統有數十姓以楊李趙董之家

各擅一屬自云其先本漢人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

莊蹻之餘種也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臆氏音審相氏鄭氏

皆出於武落鍾離山世本曰廩君之先故出証誕也其山有赤黑二

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生於黑穴未有君

君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

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
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沈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

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

荆州圖曰副夷縣有溫泉古老相傳

北泉元出鹽於今水有鹽氣縣西一獨山有石穴有二大石並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各為陰陽石陰石

常濕陽石常燥盛弘之荆州記曰昔廩君浮夷射鹽神于陽石之土案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源出

清江縣西都亭山水經云夷水巴郡魚復縣注云水色清炤十丈沙石蜀人見澄清因各清江也

鹽 水有女神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

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化為虫與諸虫群飛

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

之天日開明

世本曰廩君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好此即相宜云與女俱生不宜將去鹽

神受此而嬰之廩君即之陽石土應青縷而射之申鹽神死天乃大開也 廩君於是君乎

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堯

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

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土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

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

錢其民戶出幪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簇

說文幪南蠻夷布也

音公亞切毛詩四簇既均儀禮簇矢一乘鄭玄曰簇猶猴也侯物射之也三十簇一百四十九俗本幪作

蒙錄作簇 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時故事至

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潞山蠻雷遷等始反叛

潞音暑 寇

掠百姓遣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

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蠻是也

焦僥國後漢時通焉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

獠者蓋南之別種也自漢中達邛笮洲洞之間所在皆有種其多散居山谷中不辨姓氏雲南本鳥蠻之別種

蒙氏蠻謂王爲詔自言哀牢之後代居蒙舍洲爲渠帥在漢永昌故郡東姚州之西

哥羅國漢時聞焉在槃槃東南亦有哥羅富沙羅國云其王姓天梨天鉢羅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卽漢之南夷也有嘉良夷卽其東都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

西爨南寧之渠帥也其王自云本河東安邑人七世祖仕晉爲南寧太守屬中國亂遂王蠻夷梁元帝時

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徵詣荆州有爨瓚者遂據南寧之地

白馬蜀之西冉駝以東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民類也

東女國西羗之別種以西海中復有女國故稱東女

焉西域大月氏本行國也居燉煌祁連間匈奴冒頓單于攻破月氏月氏老上單于殺月氏月氏乃遠去

大隴西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

羗號小月氏初月氏為匈奴所滅分其國為體密雙

靡貴霜盼頓都密凡五部翎侯一云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

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 罽賓國北與

大月氏接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

南君罽賓君謂為之君也 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即所謂釋種者也亦

語頗有輕重 自疏勒以西北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

也

烏孫國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

諸國相接本塞地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破大

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

民有塞種大月氏種

龜茲國者西域之舊國者也後漢光武時其王名弘

為莎車王賢所殺滅其族賢使其子則羅為龜茲王

國又殺則羅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為王

西夜國王號子合東與皮山西南與烏耗北與莎車

西與蒲犁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西夜

與胡異其種類羗氏行國言不土著也

中天竺國一名身毒身毒即天竺蓋傳譯音字不同

其實一也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列

國數千里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或云摩伽

他

亦云婆羅門

昔有婆羅門領徒衆千人肄業於樹下樹

神降之遂爲夫婦宮室自然而立僮僕甚盛於是使

役百神築壘以繞之經日而就此後有阿育王復使

鬼累石爲宮闕皆雕文刻鏤非人所及阿育王頗行

苛政置炮炙之刑謂之地獄今城中見有其迹焉

獅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

君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

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

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田

爲國號

大食國大波斯之別種也隋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

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獅子從地踊出人語謂

胡人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至

穴中有刀及稍甚多石上有文教其反叛於是糾合

亡命渡帶曷水劫奪商旅其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

境自立爲王波斯拂菻各遣兵討之反爲所敗其王

姓大食名噉密莫未賦至唐高宗時來朝貢自云有

國已三十四年歷三王矣

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

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留爲國

涅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旅諸羗居止遂與共婚姻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嘗不忘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在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

發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浹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同族

何國都柳密木南數里舊是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雜而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屬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

烏那曷國都烏訥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

穆國都烏訥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爲隣

其王姓昭武亦康國之種類也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

亦康國王之支庶俗同康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

武康國王之支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

流四凶徙之三危

三危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

河關之西南羌地

是也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秦厲公

時有無弋爰劍者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劍

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

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

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荆女遇於野遂成夫

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

河間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

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爰劍教之

田畜遂見敬信盧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羌人謂奴

為弋以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

爰劍曾孫忍之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兵臨

渭首滅狄獯戎

獯音九

忍季父邛畏秦之威將其眾種

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

禹貢所謂折支也

曲西數千里與羌

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
 或為羆牛種越鴛羆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羆是也
 或為叅狼種武都羆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
 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羆
 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
 羆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
 至豪健故羆中號其為後研種及秦始皇務并六國
 以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從爰劍種
 五田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
 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西羆自爰劍後
 子孫支分九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
 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惟叅狼在武都勝兵數
 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部落或絕
 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惟研種最強勝兵
 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鈹盜盛
 衰無嘗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發羆唐旄等絕
 遠未嘗往來羆牛白馬羆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
 可紀知也

一云白蘭白狗
皆西羆別稱也

黃牛羆南與白馬隣各有種類孕身六月而生

黨頭羆者三苗之裔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獮

猴種又云西羗之別種魏晉後西羗微弱其後連吐谷渾有大部落衆皆強盛其族有招祆等唐時有六府部落曰野利越詩野利龍兒野利厥律兒黃野海梅野宰等居慶州者號爲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夏部落宕昌國在河南國之東南益州之西北隴西之西羗種也其先蓋三苗之裔

高昌國闕氏爲主其後爲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破之其王闕爽本于苜苜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國人又據麴氏爲王名

嘉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後漢永建元年入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入滑爲後部親漢侯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也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白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窟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種槃瓠之後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稱蚺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卽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蓋雅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漢建安中興國氏王阿貴白頭氏王萬千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爲亂超破之後阿貴爲夏侯淵所攻滅萬千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

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安南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羗離胡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此蓋昔所謂西戎在於街冀獮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一萬餘落

貲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爲貲始建武時匈奴哀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羗雜處由本古奴婢故也

畧陽清水氏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爲豪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騰子駒勇健多計畧始徙仇池

武興國本仇池宋文帝時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聚衆茄盧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從弟僧嗣又自立復盛茄盧卒文德弟文洪爲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爲武都王武興之國自此始矣

鄧至羗者羗之種也有像舒治者世爲白水酋帥乃

自稱王焉

契苾力何之先鐵勒別部之首長也父葛隋大業中
繼為特勤以地逼吐谷渾所居隘狹又多瘴癘遂入
龜茲居於熱海之上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維于于有
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魏維于卒魏嗣位吐谷渾
避之西徙上隴度抱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
地在河南故以為號其後吐谷渾孫葉延頗識書記
自謂曾祖突維于始封昌黎公蓋公孫之子也禮以
王父字為氏因姓吐谷渾亦為國號至其末孫阿豺

始通江左宋元嘉末阿豺弟子慕延又自號河南王
吐蕃在吐谷渾之西本西羌別種南涼秃髮利鹿孤
之後以秃髮為國音訛故曰吐蕃利鹿孤初有子曰
樊泥奔沮渠蒙遜署臨松郡丞蒙遜滅建國西土改
為勃宰野

厭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高車之別種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
奴北單于之部落也

焉耆國其王姓龍名鳩鴉卑那即前涼張軌所討龍
熙之嗣

北狄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匈奴始記名殷時始奔北

邊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薰鬻皆匈奴別號獫狁音居險鬻音七六切

於北邊其後周文王伐畎夷畎音土犬切又曰昆或作混緄二字並工本切

混緄吹聲相近耳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生二兆壯是為犬戎

穆王伐畎戎宣王伐獫狁秦襄公齊桓公伐山戎

至於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間雒之間閭音聿水名水聲之

和因名也山上郡即今銀州銀水是也雒水亦謂之漆沮也號曰赤翟白翟春秋所書

晉師滅赤狄潞氏卻缺獲白翟子者而秦穆公得繇余西戎八國服於

秦故隴以西有縣諸畎戎狄獯之戎皆在天水界即縣諸遊及豳道

是也獯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

戎北漆水在新平荔音隸氏音支胸音許于切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

燕北有東胡山戎烏嘗之先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

長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趙襄子踰句注

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貉音莫泊切秦始皇時匈奴單于

曰頭曼音莫安切姓孛鞮氏孛音力全切鞮音丁奚切其大臣皆世官

呼衍氏蘭氏呼衍即今鮮卑姓呼者是也蘭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

三姓其遺種也西晉時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

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桿蛭種

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菱莎種秃童種勃蔑種羗渠

種賀賴種鍾鼓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

十九種皆有部落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

統領諸種南匈奴醯落尸逐鞬單于北者醯音火兮切北單于

名也呼韓邪單于之孫烏珠留若鞬單于之子也自呼

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與時以北為右

莫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莫音於六切後漢建鞬音几言切

武二十四年冬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是年十二月癸

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

烏桓者本東胡也桓亦作丸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

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氏姓無嘗以大人健者名字

為姓

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漢初亦為

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後漢建武二

十三年始通譯使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

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

殺之妻言常晝行聞震雷仰天視而雷入其口因吞

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

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其後

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

蠕蠕蓋匈奴之別種也南史謂之芮芮姓郁久間氏後魏神

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

日本骨間 言首秃也 木骨間與郁久間聲相近故後子孫

因以為氏木骨間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坐後期

當斬 臣欽若等曰神元穆帝皆後魏追封帝號 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

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隣部木骨間死子車鹿會雄健

始有部眾自號為柔然後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

故改其號為蠕蠕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且

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

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或云其

先國於西海之上為隣國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

一兒不忍殺則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銜

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

有孕焉彼隣國者復令人殺此兒而狼在其側使者

將殺之其狼若為神所憑歎然至于海東止於山上

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

草地方二百餘里其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

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毒示不忘本也又云

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阿謗

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謗步等

性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

兩娶二妻云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為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之間號為契骨其一國於處析木其一居跋斯處析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並多寒露火兒為出火溫養之成得全濟遂共奉火兒為主號為突厥即訥都六設也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其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為約曰何樹跳躍能最高者推立阿史子年幼而跳最高諸子遂奉以為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皆狼種也其後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

繪絮願通中國

西突厥者突厥木杵可汗之子大選便沙鉢也與沙鉢畧有隙古隙字因分為二其國則烏孫之故地也其人雜有都陸及弩失畢歌羅祿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

沙陀突厥本西突厥之別種也唐則天通天中有黑離軍討擊使沙陀金山為金蒲州都督其後又有沙陀骨咄支沙陀盡忠等十餘人皆官至將軍仍兼金蒲州都督元和三年颶鵠破涼州吐蕃意沙陀致之欲西徙以散弱其類沙陀遂舉帳東來轉戰三千餘

里本出甘州有九千餘人五月到靈州者小纔二千餘人橐駝千餘頭馬六七百匹餘皆戰死餒死及散失范希朝時爲靈武節度爲市牛羊孳息群牧鳳翔興元太原等數道後得迸落之餘歸之靈州四年八月范希朝移鎮太原詔沙陁陁舉軍隨之希朝奏選一千二百人爲軍其餘種落本欲置之大同川其川接生奚路慮河冰合其衆西走遂居之於襄州谷中退渾者本吐谷渾之族音訛曰退渾唐至德後吐蕃彊盛乃徙居陰山赫連鐸則退渾之首帥咸通中以從康承訓破龐勛有功補陰山都督都國波鐵勒之別種也

霫匈奴之別種也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

高車蓋古赤狄之別種也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斛批氏護氏異奇斤氏又曰高車之族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伏氏六曰達薄于氏七曰阿喻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日副

伏羅氏十一日乞袁氏十二日右升沛氏
破六韓匈奴單于之裔也右金蠶王潘六受沒於魏
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
領部落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
據山谷往往不絕獨維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扶也
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尉薛等諸姓
勝兵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獎薄
落職乙啞蘇婆那曷鳥灌紇骨也啞於尼灌等勝兵
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兒十槃達契等一
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啞易嶽撥忽比干
具海曷比悉何嗟蘇板也未渴達等有二萬許兵得
嶽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篋促薛忽等諸姓八千
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温昏等二萬
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鐵勒並無君
長屬東西兩突厥

薛延陀者鐵勒之別部也本姓薛氏其先挾滅延陀
而有其衆因號爲薛延氏又云與薛部雜居因號薛
延陀可汗姓壹利咄氏代爲強族初茹茹之滅也並
屬於突厥至隋開皇中啓民滅都濫鐵勒亡敗依于

西藩至曷婆那可汗徵稅無度鐵勒咸怨遂以延陁之祖乙失以爲野啞可汗居燕末山及射匱之立也又臣於突厥乃去可汗之號而部落中分在鬱督軍山者東屬於姑畢在貪汗山者西屬於葉護國亂乙失鉢之孫曰夷男率其部落七萬餘家東歸於頡利廼紇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後魏時號爲鐵勒部落後謂之特勒特勒始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後稱廼紇有時徙俟斤死其子曰菩薩部落以爲賢而立之廼紇之盛繇菩薩之興焉至唐貞觀二十年太宗受其降款爲置六府七州以廼紇部爲瀚海府拜其俟利發吐度迷爲都督又以多賢爲燕然府僕骨爲金微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周羅爲龜林府思結爲盧山府澤部爲臯蘭州斛薩爲厥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林奚州白霽爲賓賧顏州開元中廼紇漸盛有九姓部落一日藥羅葛卽可汗之姓二曰胡咄葛三曰咄羅勿四曰貌歇息訖五日阿勿唎六曰葛隆七日斛溫索八曰藥勿葛九曰爰耶勿每一部落一都督後破拔慮密收一部落破葛邏祿收一部落各置都督一人統號一部落

契丹古匈奴之種也其君長姓大賀氏唐貞觀二十

十九種皆有部落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

統領諸種南匈奴醯落尸逐鞬單于北者醯音火兮切北單于

名呼韓邪單于之孫烏珠留若鞬單于之子也自呼

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與時以北為右

莫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莫音於六切後漢建鞬音几言切

武二十四年冬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是年十二月癸

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

烏桓者本東胡也桓亦作丸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

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氏姓無嘗以大人健者名字

為姓

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漢初亦為

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後漢建武二

十三年始通譯使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

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

殺之妻言常晝行聞震雷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

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

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其後

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

蠕蠕蓋匈奴之別種也南史謂之芮芮姓郁久閭氏後魏神

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

日本骨間

言首秃也

木骨間與郁久間聲相近故後子孫

因以為氏木骨間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坐後期

當斬

臣欽若等曰神元穆帝皆後魏追封帝號

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

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隣部木骨間死子車鹿會雄健

始有部眾自號為柔然後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

故改其號為蠕蠕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且

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

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或云其

先國於西海之上為隣國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

一兒不忍殺則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銜

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

有孕焉彼隣國者復令人殺此兒而狼在其側使者

將殺之其狼若為神所憑歛然至于海東止於山上

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

草地方二百餘里其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

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毒示不忘本也又云

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阿諤

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諤步等

性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

兩娶二妻云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為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之間號為契骨其一國於處析木其一居跋斯處析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並多寒露火兒為出火溫養之成得全濟遂共奉火兒為主號為突厥即訥都六設也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其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為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推立阿史子年幼而跳最高諸子遂奉以為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皆狼種也其後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

緡絮願通中國

西突厥者突厥木柁可汗之子大選便沙鉢也與沙鉢畧有隙古隙字因分為二其國則烏孫之故地也其人雜有都陸及弩失畢歌羅祿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

沙陁突厥本西突厥之別種也唐則天通天中有黑離軍討擊使沙陁金山為金蒲州都督其後又有沙陁骨咄支沙陁盡忠等十餘人皆官至將軍仍兼金蒲州都督元和三年颶鵠破涼州吐蕃意沙陁致之欲西徙以散弱其類沙陁遂舉帳東來轉戰三千餘

里本出甘州有九千餘人五月到靈州者小纒二千餘人橐駝千餘頭馬六七百匹餘皆戰死餒死及散失范希朝時爲靈武節度爲市牛羊孳息群牧鳳翔興元太原等數道後得迸落之餘歸之靈州四年八月范希朝移鎮太原詔汝施舉軍隨之希朝奏選一千二百人爲軍其餘種落本欲置之大同川其川接生奚路慮河冰合其衆西走遂居之於襄州谷中退渾者本吐谷渾之族音訛曰退渾唐至德後吐蕃彊盛乃徙居陰山赫連鐸則退渾之首帥咸通中以從康承訓破龐勛有功補陰山都督都國波鐵勒之別種也

霫匈奴之別種也

稽胡一日步落稽盖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

高車盖古赤狄之別種也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斛批氏護氏異奇斤氏又曰高車之族有十二姓一日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伏氏六曰達薄于氏七曰阿輪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侯分氏十曰副

伏羅氏十一日乞袁氏十二日右升沛氏
破六韓匈奴單于之裔也右金蠶王潘六受沒於魏
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
領部落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
據山谷往往不絕獨維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扶也
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尉薛等諸姓
勝兵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獎薄
落職乙啞蘇婆那曷烏灌紇骨也啞於尼灌等勝兵
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兒十槃達契等一

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啞易嶽撥忽比干
具海曷比悉何嗟蘇板也未渴達等有二萬許兵得
嶽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篋促薛忽等諸姓八千
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禱九離伏温昏等二萬
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鐵勒並無君
長屬東西兩突厥

薛延陀者鐵勒之別部也本姓薛氏其先挈滅延陀
而有其衆因號爲薛延氏又云與薛部雜居因號薛
延陀可汗姓壹利咄氏代爲強族初茹茹之滅也並
屬於突厥至隋開皇中啓民滅都濫鐵勒亡敗依于

西藩至曷婆那可汗徵稅無度鐵勒咸怨遂以延陁之祖乙失以爲野啞可汗居燕末山及射匱之立也又臣於突厥乃去可汗之號而部落中分在鬱督軍山者東屬於姑畢在貪汗山者西屬於葉護國亂乙失鉢之孫曰夷男率其部落七萬餘家東歸於頡利廼紇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後魏時號爲鐵勒部落後謂之特勒特勒始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後稱廼紇有時徙俟斤死其子曰菩薩部落以爲賢而立之廼紇之盛繇菩薩之興焉至唐貞觀二十年太宗受其降款爲置六府七州以廼紇部爲瀚海府拜其俟利發吐度迷爲都督又以多賢爲燕然府僕骨爲金微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周羅爲龜林府思結爲盧山府澤部爲臯蘭州斛薩爲厥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林奚州白霫爲宣暗顏州開元中廼紇漸盛有九姓部落一日藥羅葛卽可汗之姓二曰胡咄葛三曰咄羅勿四曰貌歇息訖五日阿勿嚒六曰葛陰七日斛溫索八曰藥勿葛九曰爰耶勿每一部落一都督後破拔慮密收一部落破葛邏祿收一部落各置都督一人統號一部落

契丹古匈奴之種也其君長姓大賀氏唐貞觀二十

二年蕃長蒲哥率所部內屬乃置松莫府以蒲哥為
都督賜李氏昭宗時其王欽德政哀別有部酋長耶
律阿保機者最推雄勁族帳漸盛代欽德為王

奚本東部胡之種也為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
漠之間曰庫莫奚初臣於突厥後稍強盛分為五部
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

室得每部俟斤一人為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
阿會氏五部中為盛諸部皆歸之唐貞觀二十二年
酋長可度者率所部內屬乃置饒樂府以可度者為

都督賜姓李氏天祐初契丹兵力漸盛室韋奚霫
皆受制焉虜政苛虐奚之首領去諸怨之以
別種也別部內附徙於媯州依北山而居漸至數千帳故有
東西奚之號去諸卒子掃刺代立

室韋者契丹之別種也其國無君長有大首領十七
人並號莫賀弗世管攝之而附於突厥至唐有九部
焉所謂嶺西室韋山北室韋黃頭室韋並大如者室

韋小如者室韋婆芭烏戈切室韋訥北室韋駱駝室韋
並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二千五百里遠者六千二

百里其北大山之北曰大室韋
韃韞者肅慎之苗裔也邑落俱有酋長不相總一凡

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比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阻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阻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

黑水靺鞨後魏謂之勿吉有酋帥突地稽者隋末率其部落千餘家內屬處之營州煬帝授以遼西太守唐武德初以其部落置燕州以突地稽爲總管開元十三年置黑水府以其首領爲都督十六年賜姓李氏又其部類凡有七種一號曰粟末部二曰伯咄部三曰安車骨部四曰拂涅部五曰號室部六曰黑水部七曰白山部

渤海靺鞨大祚榮本高麗別種也唐開元中高麗滅祚榮家屬東保桂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居之祚榮驍勇善用兵靺鞨之衆及高麗餘燼稍稍歸之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外臣部 九百五十七

國邑

禹貢之制五百里荒服曰蠻曰荒周官衛服之外曰蠻曰夷曰錯曰藩皆戎夷之區聲教罔達職貢無法流移靡嘗可以德綏難以力制也漢武承富庶之業好疆場之功或討以戈甲或餌以玉帛猛將椎鋒以

挫其銳辯士緩頰以動其心是以三王之所不臣六
 經之所不載皆克斥蠻夷之邸俯伏北闕之下至乃
 涉懸度越流沙泛重溟踰峻嶺回面受吏稽顙述職
 焉其後經畧所至軌跡漸廣或卉服入覲或輶軒出
 使莫不詢其封域考其都鄙記里候之遐邇詳版籍
 之衆寡告於史氏著之方册今之論次者亦以續伯
 益之山經備成周之士訓云爾

東邑朝鮮者周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受
 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周末燕
 人衛滿自始全燕時嘗畧屬直番一作莫遼東有番
汗縣番音普寒切

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
 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淇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
 叛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者
 出塞渡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
 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昌黎有險濱縣會孝惠

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
 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
 以聞帝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
 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元封三
 年夏尼泥谿相叅使人殺右渠來降遂定朝鮮爲四

郡 真番臨屯
樂浪玄菟

濊貊國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朝鮮之東皆其地也 一作濊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東夷之域最為平敞國中有古濊城本濊貊之城也漢武帝元朔元年武帝以其地為滄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部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麗自單單大嶺已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瓊土

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

豆莫婁在勿吉北千里去雒陽六千里餘地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二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

高句麗 一作驪 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

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人隨山谷以為居其國漢之玄菟郡也其地東至新羅西度遼水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隣靺鞨千餘里地平壤城即漢樂浪之故地東西六里南臨淇

水城內唯積倉儲器械備寇賊至日方人固守王財別爲宅於其側不嘗居之其外有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淇水復有國內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國中呼爲三京唐貞觀五年高麗又發其國衆築長城東北自夫餘城西南至海千有餘里

句麗在遼東郡西安平縣北依卜水爲居因名曰卜

水貊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

蓋馬縣各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

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

夾南北長

夾音狹

可折方千里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

邑落各有長帥漢武帝元封二年代朝鮮以沃沮城

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都句麗西北所謂玄菟

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

嶺之東分置東部都尉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

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界南接挹

婁挹婁人善乘船寇沙北沃沮畏之每夏藏於巖穴

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

馬韓古之辰國也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五十四

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

辰韓在帶方東南西海以為限十有二國其北與濊
貊接

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三韓
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
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各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限

倭國在帶方東南其王居邪馬臺國

案今名邪摩堆音之訛也樂

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
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治之東與朱崖儋耳相
近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通好戶有

七萬去帶方萬二千餘里從帶方至倭循海水行歷

韓國乍東乍南七千餘里始度一海海濶千餘里各

瀚海至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各未盧國又東陸行

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行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

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里至投馬國又南水行

十日陸行一月日至邪馬臺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

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

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摩堆東海嶼中野人有邪古

婆邪多尼三國皆附庸於倭北限大海西北接百濟

王北抵新羅西南與越州相值

日本國倭之別名自云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

東鯷人

鯷音達 奚切

在會稽海外分為二十餘國夷洲在

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

禪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三萬

養雲國去禪離馬行有五十日領戶二萬

寇莫汗國去養雲國又百日行領戶五萬餘

一群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

百濟國在遼東之東千餘里始國於帶方故其地界

東極新羅北接高句麗西南俱限大海東西四百五

十里南北九百餘里

治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

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乃先城北方曰熊津

城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又云其都曰居枝城國南海

行三月有耽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

麋鹿附庸於百濟百濟自西行二日至貊國西南島

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

新羅國在百濟東南五十餘里漢時樂浪之地東及

南方阻大海西接百濟北隣高麗地東西千里南北

二千里有城邑村落王之所居曰金城周七八里

靺鞨在高麗之北其地在營州之東二千里南與新

羅相接越喜靺鞨東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編戶十餘萬兵數萬人

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

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

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一萬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

女國在扶桑東千餘里

琉球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所至曰波羅檀洞墜柵三重環以流水樹爲棘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瑯刻禽獸多鬪鏤樹似楠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

南蠻林邑國蝦夷海島中小國古越裳之界也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北連九真秦時故林邑縣漢象林縣後漢伏波將軍馬援開漢南境置北縣其地縱廣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真郡其南界水涉道二百餘里有西國夷亦稱王馬援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

扶南國在日南之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城去海五百里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有大江廣十里西北流東入

於海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國之屬國也去日南郡
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車至渠國西有朱江國其國
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聽政之所總大
城三十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各與林邑同南方
人謂真臘國爲吉茂國自唐神龍以後真臘分爲二
半以南近海多陂澤處謂之水真臘半以北多山阜
處謂之陸真臘亦謂之文單國水真臘國其境東西
南北約皆八百里東至奔陁浪州西至隋羅鉢底國
南至小海北卽陸真臘其王所居城號婆羅提拔國
之東界有小城皆謂之國

黃支國去合浦日南三萬里

荆蠻槃瓠之後也其邑君長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
罕至長沙黔中五溪蠻皆是也

叅半國在真臘西南千餘里城臨大海土地下濕

白頭國在扶南之西叅半之西南

于陁利國在南海洲上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

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

頻遜國在林邑西南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千餘

里

邊斗四國者邊斗國

一云班斗

都昆國

一作都軍

拘利國

一作九雅

北嵩國並扶南度金隣大灣南行三千里

殊奈國在林邑南去交阯海行三月餘日

敢人國在交阯西今謂之烏滸人

金利毗逝國在京西南四萬餘里東去致物國二千

里西去赤土國一千五百里南去波利國三千里北

去柳衢國三千里其國有城邑庭舍

隋和羅國南與盤盤北與迦邏舍弗東與真臘接西

隣大海去高州五月日行

多茂國在南海外國界週迴可一月行南阻大海西

阻俱遊國北

波刺國東真施植國戶口極多置三十州不役屬他

國有州郭官殿樓櫓並用瓦木

多糜長國居於海島東與婆鳳西與多隆南與半友

跋

華言五山也

北與訶陵等國接其界東西可一月行南

北可二十五日行

杜薄國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渡海數日至洲有十

餘國城皆稱王

烏篤國在中天竺南北萬五千餘里

薄刺洲在拘利南海灣中一名勃茨洲

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廣州二萬四千里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東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或曰其國在林邑東南海中洲上其地延袤數千里自交州南渡海經林邑扶南赤土文單數國乃至焉盤盤國在林邑之南海曲中與狼牙修國爲隣

丹丹國在多羅磨羅國西北振州東西理所可二萬餘家亦置州縣以相統領

隋洹國在林邑西南大海中東南與墮和羅接去交阻三月餘日行賓服於墮和羅

修羅分國居於南海之北以木柵爲城東至真臘國南至海其王名尸達摩提婆精兵三萬餘人

甘軍國居於南海之濱東接林邑其王名旗隋越摩精兵可五千人

哥羅舍分國在南海之南東接墮和羅國其王名蒲伽越摩精兵二萬人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婆國南

訶羅旦國北拒大海方數千里其王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象懸金花鈴牝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伏門內者執白佛夾道垂素綱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朝衣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絡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納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一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汶陽蠻在臨沮西界二百里中水六遶峽魚貫行有數處不通騎西北接梁州新城東北接南襄城南接巴竺三邊並山蠻克盛據險爲寇賊板楯蠻其人多居閩中淪水左右東謝蠻其地在黔州之西數百里南接守宮徠西連夷子北至白蠻

西趙蠻在東謝之南其界東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

西洱河

洱音理

山洞阻深莫知道里南北十八日行東

西二十三日行

南平蠻北與涪州接部落四千餘戶

羅刹國在婆利之東

訶陵國在真臘國之南其王所居豎木為城造大居

重閣覆以椶櫚皮

甘棠國在大海之南崑崙人也

占城國在中華西南其地東西七百里南北三千里

東暨海西雲南南真臘國北驩州界東北暨兩浙海

程三十日

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後為縣屬其西靡莫

之屬以十數滇最大滇音顛地有滇池因為名自滇以北君長以

十數邛都最大今之邛州本其地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

葉榆葉榆澤各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名為雋昆明雋音隨今嵩州也昆明又

在其西南即南寧州自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苻

都最大徙及苻都二國也徙音斯後為徙縣屬蜀郡苻都後為沈黎郡苻暗自苻以東

北君長以十數丹驩最大驩音危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丹者自丹驩以

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皆巴蜀西南

外蠻夷

夜郎國東接交阯

滇國夜郎西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未更

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

邛都夷漢武帝所開以爲邛都縣無幾而池陷爲江澤因名爲邛池南人以爲邛河

荊都夷漢武帝所開以爲荊都縣後爲沈黎郡天漢四年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

丹驪夷漢武帝所開以爲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

哀牢夷後漢光武時始通中國明帝時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西南去雒陽七千里

南詔蠻自言哀牢之後代居蒙舍州爲渠帥在漢永昌故郡東姚州之西

驃國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餘里東北拒南詔陽苴咩城六千八百里凡去上都一萬四千里其國境東西三千里南北五千五百里往來通聘者伽羅婆提等二十國役屬者道林王等九城食境土者羅君潜等二百九十八部落東隣真臘國西接東天竺國南盡溟海北通南詔娑娑樂城界其王姓因設長名摩羅匿其國相名摩阿思那其王近適則與以金繩床遠適則乘象嬪御甚衆侍御常數百人其羅城構以磚

甃周一百六十里塚崖亦構磚相傳本是舍利佛城
內有居人數萬家佛寺百餘區其堂宇皆錯以金銀
渥以丹彩地以紫鑛覆以錦蜀

附國在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其國
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近州谷傍山險俗
好復讎故壘石為礫而居以避其患礫高十餘丈下
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礫上方
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
閉以防盜賊

西慶古南中地延袤二千里

獠出自梁益之間散居山谷依樹木積以居其上自
晉桓溫破蜀之後蜀入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
山傍谷與夏叅居

昆彌國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慶之西以二河為界
即古葉榆河也去京師九千里勝兵數萬人漢武帝
時得其地入益州郡其後復絕

西域自漢武帝時始通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
餘哀平時有五十五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

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漢
限以玉門陽關二關皆在燉煌西界西則限以葱嶺葱嶺其山高大多

生慈故 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以各焉 姑羗國王號去胡來王 言正離胡城 來附漢也 去陽關千八百

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 辟讀曰 僻也道

者穿山險而為 道个言穴徑也 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

五百人西與且末接 且音子 餘切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杆泥城 杆音一胡 切干同 去陽關千

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

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郤胡侯 郤音 兵畧

切 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具渠擊車師君各一

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

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

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

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

八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西通精絕二千

里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

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

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

里南至戎盧國四月行地阨陋西通杆彌四百六十

里

杆彌國王一作拘彌治杆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

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

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

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

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田殿三百九

十里後漢時名寧彌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

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一

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菴西與渠勒接

南僻不當道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鞬音鈴居言切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

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

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婁

菴北與杆彌接

小宛國王治杆零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一

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

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與婁菴

接南僻不當道

于闐國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王治西城去長安九

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婁羞接北與姑墨接一說去雒陽萬一千七百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又云在葱嶺之北二百里南帶葱嶺與婆羅門接相去三千餘里所都城方八九里南與吐蕃接西北至踈勒二千餘里國城之東有曰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其源同出崑崙山去國西一千三百餘里

又云城東有大水北流號附支水即黃河也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千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耗國千三百四十里

烏音一加切南與天竺接北耗音直加切

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烏戎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烏耗國王治烏耗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西與南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壘石為室

蒲犁國王治蒲犁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

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

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

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

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乎犍谷

犍音鉅言切

去長安萬二

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

護治所五千四百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耗北與

莎車西與蒲犁接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東去

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雒陽萬二千一百五十

里與子合相接

依耐國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

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

百三十里至莎車國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

里北至疎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

七千勝兵一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

五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千里南與烏耗北與捐毒西

西與大月氏接

捐毒即身毒天竺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國三百三十里南與娑羗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耗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戈山離接南去舍衛國三千五百里

後名漕國在葱嶺之北都城方四里勝兵萬餘人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劫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河國百三十里

烏戈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

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犁鞞條支接撲音布木切犁讀與驪同鞞音鉅連切又鉅言切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

條支國臨西海暑濕田稻人衆甚多其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惟西北隅通陸道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為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

番音盤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

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一說

居犢城去雒陽二萬五千里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

戶口勝兵最為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為小安息去

雒陽二萬里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國

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往

西南至於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

乘海乃通大秦後漢和帝永元元年都護班超遣其

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

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

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二歲糧海中善使人

思士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

監一作監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

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

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

賓接後為匈奴冒頓單于所攻破西擊大夏而臣之

都媯水北為王庭月支有五翎侯

翎即翁字

休密翎侯治

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

百二里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

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貴霜翎侯治護燥

城操 音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

八十二里肸頓翎侯肸音許 乙切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

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高附翎侯治

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

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一說大月氏北與蠕

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

也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

小月氏一云月氏為匈奴所破小眾不能去者保南

山羗號小月氏

伽倍國故休密翎侯所治和墨城也在莎車西去代

萬三千里民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翎侯所治雙靡城也在伽倍西

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居山谷間

鉗郭國故貴雙翎侯所治護澡城也在折薛莫孫西

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閻浮謁國故高附翎侯所治高附城在弗敵沙南去

代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弗敵沙國古肸頓翎侯所治薄茅城也在鉗郭西去

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爾慥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 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九百五十八

國邑第二

康希國王冬治樂越匿地 樂音來 谷切 到卑闔城 闔音徒 千切

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樂越匿地馬行

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 王每冬寒夏 暑則徙別居

不一 處 戶十一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

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

弦者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盖北海云

康居有小王五蘇籛王治蘇籛城籛音下去都護五

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附墨王治

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

十五里窳匿王窳音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

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罽王治罽城去

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

里與韃王與音預於去切治與韃城去都護六千九

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九五王屬康居

後名康國云其國先居張掖祁連山為突厥所破南

依葱嶺遂有其地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

無崖盖乃北海云後名慄特國在葱嶺西居於大澤

去代一萬六千里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

栗弋國屬康居

大宛國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王治貴

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十萬

勝兵萬人副工輔國主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

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去雒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民多可百餘萬桃魂音同國去長安萬一千八百里戶七百口五千勝

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葱嶺西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屬聯也音之欲切無人

民西上葱嶺到休循地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後漢時名天竺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涼至盤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列城數百城置長列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俱以身毒為名一說在葱嶺之南地方三萬里其中分為五天竺其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

竺三日南天竺四日西天竺五日北天竺各數千里
城邑數百南天竺南際大海北天竺北拒雪山周回
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
扶南林邑隣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
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間國並有王又有列國百
餘置王雖各有異而俱以天竺爲名北臨禪連河一
說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一說中天以上都城周廻
七十餘里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
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
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軍左右驍君侍西夜君各一人
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
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
里西經蒲犁無雷至大月氏東去雒陽萬九百五十
里東北至疏勒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
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
侯擊胡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驍君左右譯長各
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
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其國

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二千人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

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二十四里逕道

馬行二日

鳥孫國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言土著大昆彌治

赤谷城鳥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人云胡人青眼赤鬚狀類彌猴者本其種去長安

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

千八百人相大祿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夫將都尉各

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

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至康居蕃內地五

千里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千

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

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

都護治所二千二十一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

與鳥孫接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今雍州豐泉縣北有溫宿嶺者本前漢時溫宿國人今居北地

田牧因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八

千四百勝兵千有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

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

十里西至尉頭國三百里北至烏孫赤國六百三十

里

龜茲國王治若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

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

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

侯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

右方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二人卻胡君三

人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

與烏孫西與姑墨接一說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

佛塔廟千所王宮壯麗煥若神居後秦呂光伐西域

龜茲其王出奔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外城與長安城

等室屋壯麗飾以琅玕金玉光立帛純第震爲王而

歸自此中國絕不通一說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

百七十里

烏壘國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

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城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

十人東北與尉犁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鄒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一說其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都城方二里國內有九城勝兵千餘人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罽汗國千里南

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去突厥方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烏貪訾離國王治干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左右都

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且音子 余切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乾音干去長安八千六百

八十里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

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番音盩去長安八千七百一

十里戶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

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咄音丁 忽切去長安八千八百三

十里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城長西

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

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

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一說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安所居千二百九十里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二千餘勝兵千餘人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五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且音子 余切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允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東去長安所居八百里

孤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
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
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
百七十里

山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

嘗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也

戶四百

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
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一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
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

車師前王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
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

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
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十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交
河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

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
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
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

道日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去長史所居

五百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長城國戶百五十五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八人

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

郵亭皆堊堊之

堊飾也音火既切 堊白土也音惡

所居城邑周圍百

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

處幾於日所入也從條支西行二百餘里近日所入

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

支者也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

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

置驛也

其城周迴百

餘里居宇皆以珊瑚為椽琉璃為牆壁水晶為柱

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

終而復始

小人國在大秦之南

澤散國屬大秦其地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

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至大秦

都不知里數

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

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輔行繞

海直西行

且蘭王屬大秦從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

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西北去氾復六百里

氾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於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

於羅屬大秦其治在氾復東北渡河從於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

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

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

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

滑國車師別種也後漢初居代都滑爲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開地千餘里

白題國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蛇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諸國聞其土樂因此競至遂成大國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列城數十皆稱王

安國漢安息之地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國西百餘里有異國

波斯國都達曷水西蘇蘭城卽條支故地也有城周廻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東與滑國西及南俱與婆羅門北與汎慄國接西去海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林四千五百里東去瓜州一萬六千七百里一說都宿利城在忸密南古條支國也去代地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

伏盧尼國都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爲城

大食國本在波斯國之西後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西隣於大海有勝兵四十餘萬

穆國都烏澿河之西安息故地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遏二百餘里西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

烏那遏國都烏澿水西舊安息之地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都城方二里勝兵數

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其國南去鍛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

鍛汗國在葱嶺之西五百里古渠搜國也都城方四里勝兵千人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去突厥可汗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

挹怛國都烏澹水南二百餘里勝兵者五六千人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怛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一說其北界卽漢西域大宛之地今屬西蕃突厥在瓜州西六千七百里

俱蘭國與吐火羅接南抵雪山唐貞觀中朝貢

女國在葱嶺之南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其國以女爲王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

東女國西羌之別種以西海中復有女國故稱東女焉俗以女爲王東與茂州党項接東南與雅州接隔羅女蠻及白狼夷其境東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餘城王所居多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戶四萬餘衆勝兵萬餘人散在山谷間

吐谷渾晉時據有西零巴西其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居水草蘆帳爲屋嘗魏周之時始稱可汗都伏侯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其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

河南國在益州西北亘數千里其界龍涸城去城都千餘里犬戎有田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屈直川皆子弟所治一說其地則張掖之南

隴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為號其界東至疊川西隣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

高昌國南接河東連燉煌西次龜茲北隣勃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洿林新興繇寧始昌篤進白刀等皆其鎮名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國內總有城一十六一云有八城其國去燉煌

十三日行其四面多大山其都城週迴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四面多大山以其地勢高敞人庶昌盛故名高昌一說即漢車

師前王之庭西域長史戊巳校尉之故地也其國東西二百延袤數百里漢興師西討軍中羸憊者留居焉地形高敞因名高昌壘有八城本皆中國人也

葱茈菴此紫音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南與白馬羗隣白馬氏秦漢以來世居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自汧渭抵於巴蜀或謂之白氏或謂之故

氏漢末徙居仇池地方百頃魏封百頃王晉封仇池公白蘭國羗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利稭

徙南界那鄂

党項羌其種有巖昌白銀狼東接臨洮西拒業護南
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
小者千餘騎

武興國本仇池地其國東連秦嶺西接石昌去巖昌
八百里南去漢中四百里北去岐州三百里去長安
九百里

巖昌國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帶水以南南北
八百里地多山阜部衆二萬餘落
鄧至國居涼州界羌別種也

湟中月氏國舊在張掖酒泉地大月氏爲匈奴冒頓
所殺餘種分散踰葱嶺其羸弱者入山依諸羌居止
者舌國故康居國也在破落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
四百五十里

丁令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依處西南去康
居五千里

短人國在康居西北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去
康居萬餘里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
奴北單于部落也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
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

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
隨羅伊羅國在烏蔡國北天雪山坡上緣梯登山接
七百梯方到其國

阿鈎羗在莎車西南國西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
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深人行者以繩索相持而
度

波路國在阿鈎羗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
三童國在軒渠國西南千里

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萬二
千餘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闐

悉若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在于闐西去代萬一千
九百七十里

權於摩國故烏耗國也其王治烏耗城西接悉若半
國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

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踈勒西北去代四
千四百五十里

朱居國在于闐西役屬嚙噠

嚙噠國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
烏濟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
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衆可十

萬無城邑西域康居于闐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

烏長國在徐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

乾陀國在烏長西本名葉波爲嚙唵所破因改焉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三百步卽所謂雀離佛國也

渴盤陁國在葱嶺東于闐西小國也西隣滑國南接屬賓國北連沙勒國所治在山谷中城周廻十餘里國有十二城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上狹人貧依託山谷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亦附嚙唵東有鉢勒盧國路險緣鐵鑠而度下不見底

越延底國治辛頭河北西北去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

耆至拔國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藩賀那山

悉密國在耆至西去代萬二千一百里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山

悉萬斤國在悉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二百二十里其國有山名伽色那山

伽不單國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

色知顯國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二里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

國中間相去一萬里中薄提城周迴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

伽色尼國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五百里

薄知國在伽色尼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三十里

忸密國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牟知國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

阿弗大汗國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

諾色波羅國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

里

畢伽至國東接忸密國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

里

呼似密國在阿弗大汗西去代二萬二百里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役

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

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一副貨城周匝七十里
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一勿悉城城北有
疆奇水西流焉

鉢和國在渴槃陀西其土尤寒有大雪山望若銀峯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向勿當國西至旃
那國中間相去七百里南至劄陵伽北至弗那伏且
國中間相去九百里

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地也後魏神瑞
初南涼禿髮樊尼率眾西奔濟黃河逾積石於羌中
建國開地千里以禿髮為國號語訛謂之吐蕃其後

子孫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漸廣唐高宗時吐蕃盡
收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與涼松茂嵩等州相接
南至婆羅門西又攻陷龜茲踈勒四鎮北抵突厥地
方萬餘里自漢魏以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大羊同國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
餘里勝兵八九萬

悉立國在吐蕃西南戶五萬餘有城邑村落依谿澗
章求拔國在悉立西南居四山之內後移出山西地
接東天竺遂改衣服變西羌之俗因而附焉其地延
袤八九百里勝兵二千餘人居無城郭

廻紇之先匈奴之裔也後魏時號為鐵勒部落其衆
 微小依託高車臣屬突厥隋時謂之特勒在薛延陀
 北境居婆陵水側去長安六千九百里隨逐水草勝
 兵五萬人口十萬唐貞觀中以廻紇部為瀚海府開
 元中漸盛保烏德健山南西城一千七百里西城即
 漢之高闕塞也西城北去磧石三百里有十一都督
 元和中可汗遣使改為廻鶻義取廻旋輕捷如鶻也
 骨利幹居廻紇瀚海之北俟斤同居勝兵四千五百
 口萬餘人

都蕃鐵勒之別種南去廻紇十三日行前代未通也

結骨部其地在廻紇西北三千里勝兵八萬口數十
 萬其國南阻貪湯湯山山多林木夏浸如冬積雪往
 來險阻有水從廻紇北流踰山經其國
 多濫葛在薛延陀東界居近同羅水兵一萬口三萬
 人

僕骨在多濫葛東境勝兵一萬口三萬人

拔野古在僕骨東勝兵一萬口六萬人

北狄匈奴漢高帝時冒頓單于最強大盡服從北夷

而南與諸夏為敵國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

音鹿 黎 左

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自左

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人諸左

右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直當也接濊貊朝鮮右王將

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羗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

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至後漢光武時始有南北二庭

焉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

桓山因以為號武帝遣驃騎大將軍霍去病擊破匈

奴左地因徙烏桓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

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後漢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

有難樓者眾九千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眾五千餘

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右

北平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

鮮卑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為號後漢和帝

時右較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

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

卑其地東接遼水西當西域

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居金山之陽金山形似兜鍪

其俗謂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一說突厥之先平涼

雜胡也西魏廢帝時木可汗俟升西破嚙噠東走契

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

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西突厥本與北突厥同祖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爲二其國卽烏孫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在長安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鐵勒龜茲及西域諸胡皆歸附之一說沙鉢羅葉護可汗旣立建庭於維合水北謂之水南庭東以伊列河爲界

契丹國居黃水之南黃莫龍之北數百里後魏時爲高麗所侵部落萬餘口求內附止於白貌河其後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隋開皇中背高麗率衆內附高祖安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訖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一說其國在鮮卑之東故地距高麗西至奚北隣靺鞨南接營州延袤二千里勝兵萬餘人分爲八部又云古匈奴之種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崖南距渝與榆同關千一百里渝關南距幽州七百里本鮮居之舊地也後唐天祐末其酋阿保機乃僭稱皇帝署中國官號爲城郭

宮室之制於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各其邑曰西樓邑
屋門皆東向如車帳之法城南別作一城以實漢人
名曰漢城

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
莫弗瞞咄猶會長也

北室韋在南室韋北行十一日其國分爲九部落統
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
何弗三人以貳之

鉢室韋在北室韋北千里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
室韋不知爲幾部落

大室韋在鉢室韋西北數千里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外臣部

卷之九百五十八

加府元龜

卷之九百五十九

加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外臣部 九百五十九

土風第一

夫五方之民言語不通衣服殊制至於居處飲食固亦異宜寒煖氣候諱非一貫是故先王設象胥之官以掌其鞮譯命輪軒之使分采於方言聲教之所暨羈縻而弗絕若乃藁街之攸舍秘閣之所記參考乎

冊府元龜 外臣部

卷之九百五十九

殊俗增廣乎異聞稽之載籍灼然惟叙詮次其說以著於篇將使彊戎索者執制可徵納職貢者名物斯辨庶以參司籍之記備有司之傳云

東夷夫餘國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人性強勇謹厚不寇鈔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日布大袂袍袴履革鞞出國則尚繪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狍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手執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姪皆殺之尤憎妬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凡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狍美珍珠大者如駿棗以弓矢刀矛爲兵家家自有鑿伏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員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有敵諸加加官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人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百餘厚葬有槨無棺其俗停喪五月以

久爲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疆
之嘗諱引以此爲飾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
面衣去環佩大體與中國皆徼佛也水旱不調五穀
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
嘗像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
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今謂時也有玉璧珪璜數
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者老言先代之所賜也其國殷
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
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
亡人抑有似也

肅慎國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
以言語爲約有馬不乘但以爲財產而已無牛羊多
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積毛以爲布有樹名雜嘗若中
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無井竈作瓦鬲受
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暖之得陳肉坐
其上令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漉取汁而食之俗皆
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
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
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卽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椁殺猪
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

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

挹婁古肅慎之國 在夫餘東北千餘里 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

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美玉好貂無君長其

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嘗為穴居

以深為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

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

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園之而居自漢興

以後臣屬夫餘種眾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

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

青石為鏃鏃能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盜鄰國

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惟

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

高句驪 漢玄菟郡也 在遼東之東 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

而為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

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以為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

多同其俗淫皆潔淨自熹暮夜輒男女群聚為倡樂

好祠鬼神社稷靈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

國東有大穴號稔神穴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

衣服皆錦綉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

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并無牢獄有罪諸加評
議便殺之没入妻子爲奴婢其婚姻皆就女家生子
長大然後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營送
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爲封列種松栢其
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鬪好寇鋏沃沮東濊皆屬焉
每春秋較獵王親臨之人稅布五疋穀五石遊人則
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疋沮戶一石次七斗下五
斗反逆者縛之於柱焚而斬之籍没其家盜則償十
倍用刑旣峻罕有犯者樂有五弦琴箏篳篥橫吹簫
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於淇水之上王與
殿舉列羽儀以觀之事畢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爲
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誼呼馳逐再三而止俗以趨走
爲敬拜則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搖手性多詭伏父
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婦人媠奔俗多遊女有婚嫁
者取男女相悅然卽爲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
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恥之死者殯於屋內經二年
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人之喪服皆三年兄弟三
月初終哭泣葬則鼓舞作樂以送之埋訖悉取死者
生時服翫車馬置於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敬鬼神
多淫祠盜者倍徵賦若貧下不能備及負公私債者

皆聽評其子女為奴婢以償之丈夫衣同袖衫大口
袴白韋帶黃革履其冠日骨蘇多以紫羅為之雜以
金銀為飾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鳥羽於其頭上以顯
異之婦人服裙襦袖皆為襪書籍有五經三史三國
志晉陽秋兵器有甲弩弓箭鞍稍矛鋌句驪一名緇
小水龜在遼東出好弓所謂龜弓也耳一名
郡西安平縣北

東沃沮國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土肥美背山向
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少牛
馬便持矛步戰言語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驪
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迎之長養以

為婦至成人便還女家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婿家
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
埋之方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
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為數又有瓦鑿置米其中編
縣之於槨戶邊

北沃沮其俗皆與南同 北沃沮一
各置溝溝

滅國本朝鮮地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國
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蓬豆
自謂與句驪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愿慤
少嗜欲不請句男女皆衣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

有部分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絲繅布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嘗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又祠虎以為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日牛馬名之為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擅弓出其地又多文貂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馬韓國韓種有三一日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北與樂浪南與倭接東西以海為限人知田蠶作

繒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丈邑落雜居亦

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知拜跪無長幼男

女之別不貴金寶錦罽不知騎乘牛馬雅重瓔珠以

綴衣為飾及縣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猶科

髮榮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

者輒以繩貫脊皮繩以大木嚙呼為犍嘗以五月田

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群聚歌舞舞輒十人相隨蹋地

為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

天神號為大君又立蘇塗諸國各有別以為蘇塗諸

塗之義有似浮屠建大木以縣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

有文身者又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

辰韓在馬韓之東言語有類秦人繇是或謂之秦韓其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其國作屋橫累之木爲之有似牢獄也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生兒便以石壓其頭欲令其扁今辰韓人皆扁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國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潔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持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

州胡國在馬韓之西海島上其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倭國

在韓東南文中依山島爲居

男子無大小皆點面文身自古

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

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飭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女皆露紒以木絲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而無縫婦女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紒麻蠶桑紡績出細紵繅絲其地無牛羊馬虎豹鵠兵用矛楯木弓弓形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地温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取以食不用匙筋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嘗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蟻蠅衣服垢汗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民名之爲持哀若行者言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之持哀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栴梓豫章檉栲投擲烏號楓香其竹篠簞桃支有薑橘椒藜荷不知以爲滋味有獼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爲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

今龜法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子為別人
性嗜酒其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計春耕秋收為年紀
具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
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
人不淫不妬忌不盜竊少爭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
小重者滅其門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
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

夷洲 在臨海東南 去郡二千里 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

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
多魚肉有大尾短如麕尾狀舅姑子婦卧息共一大

牀畧不相避地有銅錢惟用鹿格為矛以戰鬪摩礪
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
歷月餘日仍啖食之以為上餽

文身國 在倭國東北 七千餘里 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

文直者貴文小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賣
糧有屋宇無城郭其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為
堊廣一丈以金銀兩刻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
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猛獸
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

大漢國 在文文國東 五千餘里 無兵戈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

國而言語異

扶桑國

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国之東

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

名扶桑葉似桐而初生如筭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器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犯輕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赦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為奴生女九歲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之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火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名

國王為乙卯貴人第一者為大對盧第二者為小對

盧第三者為納咄沙國主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

年改為甲乙年青丁丙年赤戊巳年黃庚辛年白壬

癸年黑有牛角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牛馬

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有桑梨經

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

其婚姻婿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

悅即驅之相悅乃成婚姻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

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二日不

食設靈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縗經嗣立王三年不

視國事

百濟國

在帶方故地南與倭接

其衣服與高麗畧同婦人不加

粉黛如辨髮垂後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俗尚

騎射讀書史能吏事亦知醫藥著龜占相之術以兩

手據地爲敬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有鼓角篳篥

箏等箎篳之樂投壺圍碁擣蒲握槊弄珠之戲行宋

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賦稅以布絹麻絲及米等

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法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

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人犯姦者没入夫家爲婢

婚娶之禮畧同於華父母及夫死者三年治服餘親

則葬訖除之有五穀牛猪雞多不火食厥田下濕人

皆山居有巨粟每以四仲之月王祭

仇台爲遼東太守公孫度之婿

及五帝之神

立其始祖仇台廟於國城歲四祠之

在高麗東南漢新羅國樂浪居之地

其人雜有華夏其文字甲兵

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峯戍邏俱有屯營部

伍風俗政刑衣服畧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旦相賀

王設宴會班賚群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

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群官詳議

而定之服色尚素婦人辨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爲飾

髮甚長美婚嫁之禮惟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婚

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夫死有棺斂葬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服一平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畧與華同

朝鮮國在尚麗之北肅慎之苗裔也所居多依山水其俗

相與耦耕土多粟麥稌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其畜多猪嚼米為酒飲之亦醉婦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為不潔其俗媼而妬其妻外媼人有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殺而後悔必殺告者繇是姦媼之事終不發揚人皆射獵為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有二寸嘗以八九月造毒藥傳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

黑水靺鞨俗皆編髮性凶悍無憂戚貴壯而賤老無屋宇並依山水掘地為穴架木於上以土覆之狀如中國之冢墓相聚而居夏則出隨水草冬則入處穴中父子相承世為君長俗無文字兵器有角弓及楛矢其畜宜猪富人至數百口食其肉而食其皮死者穿地理之以身糊土無棺斂之具殺所乘馬於屍前設祭

振國本高麗其地在營州之東二千里南接新羅西接越喜靺鞨東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編戶十

餘萬兵數萬人風俗與高麗及契丹同頗有文字及

書記

流求國 居大海之西 當建安之東 男女皆以白苧繩纏髮從項後

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為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

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絞白布為帽其形正方織闔縷

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為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為

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釧懸珠於

頸織藤為笠飾以毛羽有刀鞘弓箭劍鉞之屬其處

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為甲或用熊

豹之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輦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

人小王乘機樓為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

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為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

勇者三五人出前跳躁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

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鬪死者共聚

而食之仍以其鬪體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為

除帥無賦歛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嘗惟皆臨事科

決犯罪皆斷於烏了帥 日本官名 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

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惟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

大如筋長尺餘鑽頂而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

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藥枯以為年歲人深目長鼻

頗類於胡亦有小惠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鬚身上有毛之處皆亦除去婦人以黑黥手爲虫蛇之文嫁娶以酒餚珠貝爲聘或男女相悅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爲鹽木汁爲酢釀米麴爲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遇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孟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舉至庭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之以葦草親土而殯上不殯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其邑里共食之有熊羆豺狼尤多猪雞無牛羊驢馬廐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爲刃長尺餘濶數寸而墾之土宜稻粱禾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竹松梗楠杉梓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餚鬪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或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擊繡以爲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

倭奴國在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居大海之中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嘗與中國通其俗有文字敬佛法初跣足以幅巾蔽其節後推髻無冠帶隋煬帝時始賜衣冠今以錦絲為冠飾裳皆施襪綬以金玉其衣服之製頗類新羅然以文布為之腰佩銀花長八寸左右各數枚以明貴賤等級

日本國言國近於日古倭國之別種也國在新羅東南大

海中出紙緊滑如蠶紙其王阿母氏文字與中國同唐高宗末徽五年獻琥珀大如斗瑪瑙大如五升器與新羅相接其琥珀在海中涌出又與蝦夷國相隣交趾國人如禽獸男女同川而浴長幼無別項髻徒跣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從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後漢光武中興錫光為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婚娶建立學較導之禮義

敢人國在交趾西所生子首輒解而食之謂之宜翁味旨則以貢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

今烏滸人是

南州異物志曰烏滸地名也今漢川之南交趾之北常出道間有快行旅輒出

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並以其肉為餽死

鬻體破之以飲酒以人掌趾為珍異以食長者林邑國古越裳之地土多香水金寶物產大抵與交

卍同以塼城屋灰塗之東向戶其國有金山石皆赤
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螭蛸具齒
古貝沉木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
絳紡之以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
班布也沉木香者土人所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
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曰沉香次不沉不浮者名
曰棧香也其俗皆閉北戶以尚日至於居止或東西
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鬪伊山習水不開平地四時
暄暖無霜雪人皆裸露徒跣以黑色爲美貴女賤男
同姓爲婚姻先娉婿女嫁之時著伽盤衣橫幅令如
井相首戴寶花居喪翦髮謂之孝塔尸巾于野以爲
葬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
之又云其王戴金花冠形如草蒲衣朝霞布珠璣瓔
珞足躡革履時服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
執金裝刀有弓箭刀槊以竹爲弩傳毒於矢樂有琴
笛琵琶五弦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蠡以卽
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
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擗葉席嫁娶必用八月女先
求男由賤男而貴女同姓還相婚姻每有婚媾令媒
者齋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

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大姓號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婿盥手因牽女授之呪曰吉利吉利爲成禮寡婦孤居散髮至老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骨王則納金罍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沉之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燃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盡七七日而罷至百日三年亦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於天竺又云其王者著法服加纓絡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右具繖以古貝於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踏殺之國王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

扶南國西南去林邑三千餘里出金銀銅錫沉木香象犀孔翠五色鸚鵡俗本裸文身被髮不製衣裳以女人爲王人皆醜黑拳髮性質直不爲寇盜以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獲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畧同林邑又云百姓以蕉蔗龜烏爲禮國法無牢獄有訟者先齋三日乃燒芥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環雞卵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無實

者手卽爛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清中養鱈魚門外園
猛獸有罪者輒以餒猛獸及鱈魚獸不食爲無罪三
日赦之鱈大者長三丈餘狀如鼉有四足喙長六七
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嘗食魚遇得獐鹿及人亦噉
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
從事朱應使於其國國人猶裸惟婦人著員頭泰應
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使令國內男子
着橫幅今干滂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乃用布
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
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國法刑人並
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位者有在者亦殺而噉之
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嘗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
孫生死如嘗人惟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答
嘗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壚
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
書書可三千言語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
事又傳扶南東界卽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
薄國國中有馬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
其上有草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
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汚則投火

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頃遜國在林邑西南海奇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
有五王並羈屬扶南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
較與林邑同東界通交州諸賈人其西界接天竺安
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
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又有樹酒以安石榴采其花汁
停瓮中數日成酒可飲

真獵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習俗文字與婆
羅門同居處噐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濊
每日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噪灑乃食食罷
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食多蘇酪砂糖粒粟米餅
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揣而食娶妻者
惟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
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卽與父母分財別居父
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
葬男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
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
於大水之中貧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畫之亦有不焚
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
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虫土宜梁稻少黍粟果菜與

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冬瓜菴
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
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他樹花
似李葉似樹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
真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
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似鯢背如鸚鵡有八足
多如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
卽以白猪白牛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者五穀
不登六畜多死人衆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
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娑多利祭
用之肉其王年別殺人以祀夜禱亦以守衛者千人
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
於館非王正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
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
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其帳以文
木爲竿象耳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於
赤土前有金香爐二人侍側王着朝霞古貝瞞絡腰
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其珠纓絡足履革屣
耳懸金瑱身服白疊以象牙爲屨若露髮則不加纓
絡臣人服製大抵相類其俗東向開戶以東爲上有

戰象五十頭尤好者許以飯肉與隣國戰則象隊在前於背上以木作樓上有四人皆持弓箭

訶陵國在真獵之南其王所居豎木為城造大屋重閣覆以櫻櫚皮王所坐之牀悉以象牙為之亦以象牙為席食不用匙箸以手撮之以柳樹花為酒飲之亦得醉有山穴每涌而出鹽國人取之以食其國別有毒女人與嘗人同止宿即令人身生瘡與之交會即致死若漩液需着草木即枯其人身死不臭亦不爛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五百六十

土風第二

墮婆登國在林邑南其風俗與訶陵畧同種稻每月一熟亦有文字書之貝多葉其死者口實以金又以金釧貫於四肢然後加以婆律膏及檀沉龍腦等香積薪以燔之

殊奈國在林邑南去交阯海行二月餘日習俗文字與婆羅門絕遠未嘗朝中國唐貞觀初始通

盤盤國在林邑西南海曲中人皆學婆羅門書甚敬信佛法

婆利國在林邑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螺紫貝有石名蚌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爲物乾之遂大堅強其國人披古貝如屨及爲都縵王乃用班絲布以纓絡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纓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毼紋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焉而言白淨王夫人卽其國女也又云其地延袤數千里國人善投輪乃其大如鏡中有窻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畧同俗類真獵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鑱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餚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人皆黑色穿耳附璫王戴花形如

皮弁裝以真珠瓔珞身坐金牀侍女有金花寶鏤之飾或持白絞孔雀扇行則駕象鳴金擊鼓吹蠶爲樂男子皆拳髮被古貝布橫幅以遶腰有古貝草緝其花以修布麓者名古貝細者名白疊

陀沮國在墮和羅西北其國海行五月至廣州土無蠶桑以白疊朝霞布爲衣五穀皆稻麥麻豆獸有白象猪羊牛俗皆屋居其父母死停喪在室輒數日不食燔屍已後男女並剔頭臨池洗浴然始進食

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畧同偏多棧沈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古貝爲干鏤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脾以金繩爲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以黑磚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蓋兵衛甚嚴

千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畧同出班布古貝檳榔檳榔特精爲諸國之極

烏澹南方夷號也其俗食人以鼻飲水口中進嗽如故

赤土國本扶南之別種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其俗

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善髻於頊亥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侈靡為金鎖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婦執女手以授婿十日乃配焉既娶即分財別居惟幼子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搆竹為棚棚內所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蠶擊鼓以送之縱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惟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嘗濕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稗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

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以椰漿為酒

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而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夏活秋冬死則皆枯瘁其俗嘗冬採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

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

大食國在南海中其國男夫黑色多鬚鼻大而長似婆羅門婦人白皙亦有文字出駝馬驢騾殺羊等其馬大於諸國兵刃勁利其俗勇於戰鬥合事天神而

土多沙石不堪耕種惟食鳥獸等肉俱紛地那山在國之南國西隣於大海其王移穴中黑石寶之於國占城國其衣服制度大畧與大食國同所乘皆象馬粒食稻米肉食水兕山牟之類獸之奇者有犀牛禽之大者有孔雀

長真國烏武僚也其地多毒物饒瘴癘其中毒者皆口禁不得餌藥故多自鑿去齒亦稱鑿齒之民焉

犇犴蠻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產又無蠶

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枕椰木可以為麵百姓資

之枕椰木外皮有毛似柝欄而散生其木剛作誕鋤利如鐵中石更利惟中蕉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

搗稻米片又似麥麵中作餅餌廣志曰枕椰木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旁無枝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

似搜葉破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麵赤黃密微可食者也又云土氣鬱熱多霖

雨稻粟再熟無徭役惟征戰之時乃相屯聚刻木為

其其法劫盜者三倍還賊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

得贖死以納死家風俗物產畧與東謝同

邛都夷漢武帝以為越雋郡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

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禺同山在今褒州場

波縣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嶽敬彩金

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

來漢德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華英陽國志日碧雞光景之多見之前書音義日金形似馬碧形也似雞俗好遊蕩而喜謳歌略與犇犴相類豪帥橫縱

難得制御

荏都夷漢武帝所開以為荏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避類居處畧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

哀牢騾人皆穿鼻脰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毼白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洗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琥珀水晶琉璃軻蠶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

冉駝夷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暑反其聚邑皆依山上居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卽籠又土地剛鹵不生粟穀麻菽惟以麥為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可為毘出名馬有靈卒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麋有胎者其腸中糞亦可療毒又有五角

半麝香輕毛毘雞猩猩

毘雞似有毛角雉而大青色聞敵死乃止其人能

作旄氊班斲青頓髦毼

半羗頓斲羗並未詳字書無此二之屬周書伊尹為四方

獻令曰正西崑崙狗國鬼親叔已闕耳貫匈雕題離
立漆齒請令以丹青白髮此處龍角神龜為獻易曰
善何承天纂文曰此氏屬 時多雜藥地有鹹土煮以
此音卑疑反芼即紕也

為鹽磨半牛馬食之皆肥

東謝蠻在黔安之東地方千里其俗無文書惟刻木
為約巢居谷飲刃劍不離其身頭冠熊皮披猛獸之
革

西趙蠻在東謝蠻之南其風俗物產與東謝同

悉立國在吐蕃西南戶五萬勝兵五萬人其地有城
邑村落咸依谿澗男人以繪絲纏頭衣氈褐婦人以
辮髮著短褐婚姻簡畧不行財賦以蒸報為俗畜多

水牛殺羊雞豕穀宜秔稻麥豆饒甘蔗諸果死者葬
於中野不封不樹喪制以黑為衣一年就吉刑有刑

劓羈事吐蕃自古未通中國 唐貞觀二十年遣使獻方物

東女國西羌之別種在雅州西北風俗寬緩人性馴

良其主及諸官皆奕葉相傳十一月為歲首死者墓

而不墳豎為標記無喪紀之禮所居起重樓層屋王

至九層國人至六層其王服青毛綾裙下領衫上披

青袍其袖委地冬則羔裘飾以文錦為小鬟髻飾之

以金耳垂璫足履索鞞俗重婦人而輕丈夫文字同

於天竺每至十月令巫者齋飾詣山中散槽麥於空

大呪呼鳥俄而有鳥如雞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而視之每有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災異其俗信之名爲鳥卜其居喪服飾不改爲父母喪則三年不櫛沐貴人死者或剝其皮而藏之納骨於瓶中糝以金屑而埋之國王將葬其大臣親屬殉死者數十人

昆明夷部落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山路險阻住止高欄亦有牟馬其俗椎髻跣足首領披虎皮下者披氈獠者南蠻之別種也自漢中達笮竿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其俗多散居山谷不辨姓氏又無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長幼次第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其語之次第稱謂也喜則群聚怒則相殺雖父子兄弟亦手刃之迭相掠賣不避親戚被賣者號叫不服竄逃避之乃將買人指爲捕逐若追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卽服爲奴隸不敢更稱良矣俗畏鬼神尤尚淫祀巫祝有賣其昆李妻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往往推一首帥爲主亦不遠相統攝自江左及中州遠有巴蜀多恃險不賓後周太祖平梁益之後令在所撫慰其與華民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致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

兵討之獲其口以克賤隸謂之爲壓獠焉

南平獠地與知渝南涪四州相接部落四千餘戶土氣多瘴癘山有毒草沙蟲蝮虵人金樓居登梯而上號爲欄干男子左袒露髮徒跣婦人橫布四幅穿中而貫其首名爲通裙其人美髮爲髻髻垂於後以竹筒如筆長三四寸斜穿其耳貴者亦有珠璫土多女少男爲婚之法女氏必先貨求男族貧人無以嫁女多賣與富人爲婢俗皆婦人執役

松外蠻在西洱河其土有稻麥粟豆種獲亦與中國同而以十二月爲歲首菜則葱韭蒜菁果則棗李柰有絲麻女工蠶織之事出純絹絲布麻幅廣七寸染色有緋帛蠶以正月生三月熟畜有馬牛猪羊雞犬餼用竹筍搏之而噉羹用烏杯形若雞羹有船無車男子以氈及皮爲帔女子純布爲裙衫仍披氈皮以帔頭髻有髮一盤而成形如髻男女皆跣至於死喪哭泣棺槨襲斂無不畢備三年之內穿地爲坎殯於舍側上作小屋三年之後出而葬之以蠶蚌封棺令其耐濕豪富者殺馬牛祭祀親戚必會皆齋牛酒助焉多者至數百人父母皆斬衰布衣不澡遠者至四五年近者二三年然後卽吉其被人殺者喪主以麻

括髮而墨面衣服不緝雖服內不廢婚嫁娶妻不避
同姓富室娶嫁金銀各數十兩馬牛羊皆數十頭酒
數十瓶女之所齋金銀將徒亦稱是婚不親迎女至
其家亦有拜謁尊卑之禮其俗有盜竊殺人淫穢之
事尊長卽立一長木爲擊鼓警共會其下強盜者衆
共殺之若賊宗富強但燒其屋宅奪其田業而已不
至於死穿窬盜者九倍徵贓處女媼妻淫泆不坐有
夫而淫男女俱死男子不跨有夫女子之衣若姦淫
之人其族強者輸金銀請和妻則棄之其兩殺者死
家族卽報復力不能敵則授其部落舉兵相攻之

驃國西當極遠之地其俗有君臣長幼之序好生惡
殺其土宜菽粟稻粱無麻麥其理無刑名桎梏之具
犯罪者以竹五本束之復犯者撻其背數止五輕者
止三殺人者戮之男女七歲則落髮止寺舍依桑門
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復髮爲居人其衣服悉以白氊
爲朝霞繞腰而已不衣繪帛云出於蠻爲其傷生也
唐貞觀元年來獻其國樂凡十曲與樂工三十五人
來朝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意

西域且末國治且末城有蒲萄諸果西域自且末以
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畧與漢同至梁號

末國勝兵萬餘戶土人翦髮著氊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驢騾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多玉石

玉石玉之璞也一日石之似玉也

又云

地多有水潦沙石氣溫宜稻麥蒲桃有水出玉名曰玉河國人善鑄銅器其治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菓蕪菜蔬與中國等尤信佛法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王冠金幘如金胡公帽與妻並坐接客國中婦人皆髣髮衣裘袴其人恭敬相見則跪其跪則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爲筆札以玉爲印國人得書載於首而後開札一說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者云是羅漢比丘比

盧旃所造石上有辟支佛徒跣之跡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賊盜媼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土多麻麥粟稻五菓多園林嚙噠國在于闐之西本王舍城城中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畧同其俗有兄弟共娶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帽焉衣服加以瓔珞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氊爲屋夏遷涼土冬逐煖處分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三百里

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其國無車有輿多馳馬用刑嚴惡偷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豪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其人凶悍能戰鬪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

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語與于闐相類焉

太平國在于闐國南其人辮髮毳裘畜牧爲業地多風雪冰厚丈餘所出物產頗賁吐蕃同俗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刑法嚴峻其酋豪死抉出其腦實以珠玉割其藏易以黃金假造金鼻銀齒以人爲殉卜以吉辰藏諸巖穴他人莫知其處多殺牝牛羊馬以克祭禮葬畢服除

湯盤陀國于闐西小國也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古貝布着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檀文字同於婆羅門

鉢和國在湯盤陀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惟食餠麵飲麥酒服毳裘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有三池傳

云大者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賒彌國在波知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鬼神

烏耗國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為室民接手飲自高

山下谿澗中飲水故出小步馬小細也細步言其能

跛連其手如猿之有驢無牛

西夜國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言不土著也隨畜產逐

水草往來

子合國土地出玉石一名漂沙地生白草有毒國人

煎以為藥傳箭鏃所中即死

蒲犁國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國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少穀寄田踧勒莎車

無雷國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種五穀蒲萄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

屬屬賓

斲賓國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檳梓竹漆椳

懷即槐之類也種五穀蒲萄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濕音

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

繡好治飲食有金銀銅錫以為噐市列市有列肆亦

以金銀為錢文上為騎馬形湯下為人面形出犂牛

水牛象大狗沐猴孔雀 犛牛頂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

色數里搖勒以呼之沐猴卽彌猴也 珠璣珊瑚琥珀碎琉璃 魏畧云大秦國出赤

白黑黃青綠緋紅紫十種琉璃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嘗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分

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 它畜與諸國同一說罽賓在葱

嶺南踰懸度經熱坂其地暑濕人皆乘馬土宜秔稻

多其蔗葡萄草木凌寒不死尤信佛法南去合衛國

三千五百里至隋爲漕國國法嚴整殺人及盜賊者

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

鑠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

骨其孔中通騎馬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

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犛牛金銀鑛鐵氍毹朱砂青

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牛蜜墨鹽阿魏白附子

烏弋山離國地暑熱莽平 有草莽而平坦 其草木畜產五穀

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

同而有排拔獅子犀牛 排拔一名萍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

辟邪 俗重安殺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射馬以金銀飾

仗仗謂所持兵器也 條支國臨西海暑濕田稻有大鳥卵如甕又出獅子

犀牛犛牛孔雀 安息國治番樊城 番音 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

烏弋獯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

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鳥爵大爵項似鷹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

丈餘食大麥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

嬀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華旁行為書記橫行為書記也今西

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不直下華謂毛華

大月氏治監氏城一作藍氏城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

錢貨皆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春止有土封封者言其隆高若封土也

國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後魏大武時其

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

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

為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

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康居國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為匈奴所羈牽也風俗

及人貌衣服畧同大宛地和煖饒桐柳葡萄多牛羊

出好馬

奄蔡國大畧與康居同俗

大宛國治貴山城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

息同大宛左右以葡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

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者酒馬者苜蓿者讀曰嗜宛別邑七

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大宛國有高山其山

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自死以西至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也

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鬚髯善市賈爭分錄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殺鑄作它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爲幣一說土宜稻麥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環爲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
休循國治烏飛谷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治衍敦谷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嶺本塞種也

莎車國有鐵山出青玉

阿鈎羌國在莎車西南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爲貨止立官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波路國在阿鈎羌西北其地濕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鈎羌同

小月氏國本大月氏之種在波路西南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衣服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

尉頭國治尉頭谷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烏孫國地莽平多兩寒山多松櫛櫛音武元切木各其心似松不

田作種楸楸植也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多馬富人

至四五十匹民剛惡貪狠無信多寇盜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

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餘翎塗之昱昱然光澤日

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傍石皆燧鎔流

地數十里乃凝堅人以爲藥即石硫黃也

姑墨國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雄黃

溫宿國土地所有與鄯善諸國同

鄯善國本名樓蘭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寄於他國

種田又糴旁國之穀仰音牛向切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檉柳

楊柳也白草似莠乾時白色胡桐似桐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

駝能作兵與媯羌同媯音遮而切

媯羌國隨畜牧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木穀賴以自給

也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服刀相禦也相音類禦音

俾文音陛

龜茲國在白山之南能鑄冶有鉛其刑法殺人者死

劫賊則折其臂并刑一足賦稅准地徵租無田者則

稅銀錢婚姻喪葬風俗物產與焉耆畧同惟氣候少

溫爲異又出細氊麀皮氍毹饒沙鹽綠雄雌黃胡粉及良馬犂牛等一說有城郭屋宇耕田產牧爲業男女皆剪髮垂與項齊惟王不剪髮學胡書及婆羅門書竿計之事尤重佛法其王以錦蒙項著錦袍金寶帶坐金獅牀土多稻粟菽麥饒銅鐵鉛安息香葡萄酒富室至數百石

焉耆國在車師南近海水多魚其俗丈夫剪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好貨利任姦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無尊卑之禮小人貧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稍婚姻畧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月則除之丈夫剪髮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是日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麥菽粟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爲絲惟克綿纈俗尚葡萄酒兼愛音樂南去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

山國其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西羗所居無嘗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爲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娶嫂故國無鰥寡種

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
為人所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他政令
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
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
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
焉

湟中月氏胡被服飲食言語畧與羌同

章來拔國或云章揭拔本西羌種也在悉立西南居
四山之內近代移出山西地接東夷竺遂改衣服變
西羌之俗因而附焉其地廣袤八九百里勝兵一千
餘人居無城郭好為寇掠商旅患之

大秦國一名犁鞞在海西有松栢諸木百草人俗力

田作多種樹樹植也

蠶桑皆髡頭而衣繡乘輜輪自蓋

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中有五官其王

日游一官聽事五日而後徧嘗使一人持囊隨王車

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官發之省理其枉

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

有嘗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

更立受放者其黜不然其民人皆長大平王有類中

國故謂之大秦王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

雞犀

通天犀有一理如繩者以盛米置於群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駭故南人名之為駭雞犀

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繡織成金鏤

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牟毳野

蠶繭作之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丸外國諸

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

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

食嘗賤國用富饒隣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都王

至則給以金錢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遮

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為其所食又言有飛橋

數百里可渡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謫怪多

不經故不記一說大秦國出細絺織或細布言用水

牟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牟

毛也亦用木皮或野蠶絲織成毼毼

音瞿

毼毼

音朋

罽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嘗

利得中國絲解之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

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

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

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

石即其類漢順帝陽嘉三年時疏勒王臣繫獻海西

青石金帶各一又今西域舊國云罽賓條支諸國出

瑠石卽次玉石也大秦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
朱髦駭雞犀瑇瑁玄熊赤鬮辟罽鼠大貝車渠瑪瑙
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
琥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緋縹紅紫十種琉璃琳琅
玕玫瑰水精雄黃雌黃碧五色玉黃白黑綠青紫紅
絳緋黃金縹瓠黃十種麝鼈五色毳毼五色九色首
下毼毼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
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代布溫宿布五色
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蘓合狄提迷
迷兜納白附子薰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二種香終